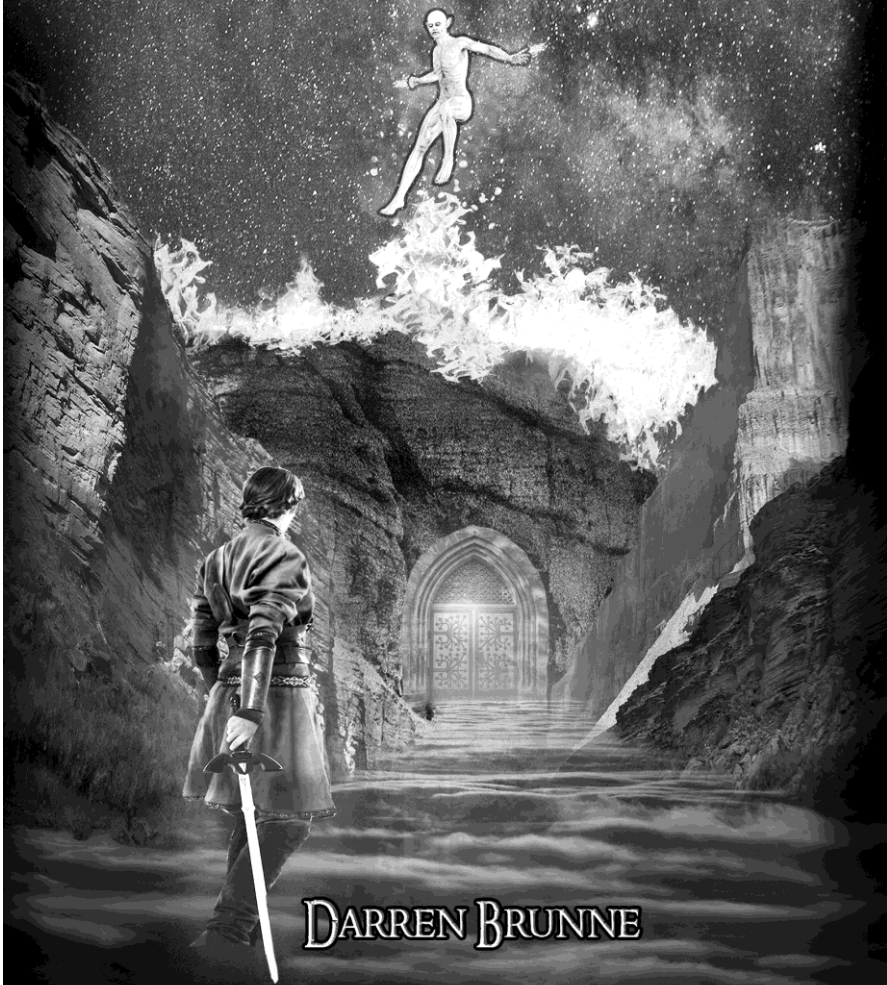


SOUL WARRIOR

THE BATTLE BEGINS



DARREN BRUNNE

The Seven Steps to Mastering Happiness, Peace and Fulfilment

灵魂战士
征战已经开始

达伦·布鲁尼 著
刘广斌 译

掌握幸福，平安与成就的七个步骤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作者道义权维护声明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s under copyright reserved abov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版权所有。在不限制上述保护版权的情况下，未经版权所有人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电子、机械、影印、记录或其他方式)复制、储存或引入检索系统，或以任何形式传送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For information contact

(相关信息请联系)：

Eternity Now Books, LLC

<http://eternitynow.net>

To
all warriors
who have dared
to walk the spiritual path
may your victories be many.

献给所有敢于踏上属灵道路的战士，
祝愿你常胜！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属灵战士的道路

生命为我们提供了成为属灵战士的机会。战士是一个勇敢地进入他自己内心的黑暗区域，去搜寻那里存在之真相的人。成为一名属灵战士需要巨大的勇气、活力和耐力。小径狭窄，地形崎岖。你将独自行走：穿过黑暗的洞穴，爬上陡峭的山峰，穿过茂密的森林。你会遭遇你的阴暗面。恐惧、欺骗和悲伤等面相都在等着你的到来。唯有你自己才能踏上这征程。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段时间让我们选择走这条路。如果我们决定踏上这征程，就再也无法回头...我们的生命将永远改变。在这个征程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溜走和躲藏，但这征程还在继续。属灵战士会继续前进，有时

会受伤，精疲力竭。很多时候，战士们会挣扎着站起来，踉跄几步，然后再跌倒。

稍事休息，他们坚持前行，继续这艰难行程。征程还在继续。属灵战士坚持前进。他们疲累，但从未中断。终于有一天，争斗、孤独和绝望的征战结束了。太阳冲破云层，鸟儿开始唱起它们甜美的歌声。他们的自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能力也不一样了。战士勇敢的结束了战斗。赢得了灵魂黑暗之夜的战斗。如今战士充满了新的能量。

如今，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新路，更加优美温和之路，充满了内在觉知，给人力量使之勇往直前。随着亲身征战的胜利，他们充满了喜悦，有了新的意识。如今他们是属灵之人，在前行的路上能照亮他人

的光。他们不能替别人走这条路，而只能以爱、引领和自己活生生的榜样展示他们实在的真理。

无名作者

目录	
Preface	1
前言	
A Close Encounter with Death	1
与死亡擦肩而过	
The Cord of Enlightenment	3
开悟之索	
The Chest Guard of Goodness	19
良善的护胸	
The Heel of Divine Foresight	31
追随神性预见	
The Shield of Celestial Conviction	45
属天信念之盾	
The Helmet of Guidance	59
引领之头盔	
The Sword of Soul Essence	75
灵魂精华之剑	
The Watchman	91
守望者	
APPENDIX	107
附录	

主的全副军装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以弗所书 6：10-12

前言

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把车发动起来，把它从停车场倒到马路上。现在是星期一早上8点，我刚刚上完夜班，正准备回家。我休息的渴望极其强烈。我感到有点担心，怕我可能会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因此，我决定从另一条路开车回家，以避免路上堵车和交通灯的麻烦。

这条老路通往市区外，朝回收中心的方向走。路很长，风很大，沿途是一条干涸的老河道。我对这条路了如指掌，这意味着我可以把速度开到最大。我绕着一个很长的弯道飞奔，然后努力踩刹车。

前面远处有一辆大型货车，在路的同一侧缓缓地行驶着。卡车后面有一辆开放式

拖车，有高高的铁丝网围着。拖车里大部分都是绿色垃圾和切屑，但也有其他废金属碎片和破碎的混凝土。道路上的限速为 80 公里，但这车辆以一半的速度行驶。糟糕的是，道路中间有两条涂有油漆的线，警告说任何超车的企图都是危险和非法的。

我越来越沮丧，于是我靠近卡车，寻找合适的机会超越这个慢吞吞的障碍物。一公里又一公里，白实线不肯中断，我的不耐烦又上升了一层。我想冒个险，从卡车旁挤过去，以获得自由。

这时，就像一道亮光一样，一个特别的念头进入我的脑海：

“记着你的属灵任务”。我在记忆里搜寻着，“这个月我的属灵任务是甚麽？”几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叫“Logopraxis”

的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经常聚集在一起阅读神圣著作的一些内容。每个人都会密切关注著作的任何部分“跳跃出来或呼唤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个参与者都会沉思他们选择的部分内容，直到一个明确的信息临到他们。从这个练习中，实践者可以制定一个任务或重点。在这个月里，我当前的任务是“放慢脚步，更多地关注当前，乐享这个过程。

我的注意力又迅速回到前面的那辆车上。现在，我完全意识到了我的属灵任务，于是与卡车拉开距离，直到两辆车之间至少有三到四个车位的空间。我放松地坐在座位上，决定不管我们行进的速度有多慢，都要享受开车的乐趣。

刚过去几秒钟，一根很大的旧金属杆从

拖车的后面掉了下来，看起来很像废弃的道路标。它在路上翻滚颠簸，直立起来，然后又飞进路边的河岸，没有造成伤害。

此时我还在惊惧中！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记起我的属灵任务，同时在那一瞬间从卡车边后退，失控的标杆必然已经直接打破了我的挡风玻璃。很可能，我现在已经死了。

虽然这事发生在五年多前，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仍对我生命中那无形的引导深深感激。在这趟尘世旅途中，我们多少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真正知道，但我相信，更高的权能正保护着我们，指引着我们，为我们寻求最佳结局。

在上面提到的活生生的例子中，我相信，

我们看见了实际运行的完美的灵性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帮助我们，指导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古时的灵魂战士称之为“开悟之索”。

第一章

开悟之索

年轻的徒弟坐在老橡树下的木凳上，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手中握着那根沉重的编织索带，来回查看着两端，试图记住师父教他的最新绳结。他把长长的黑发从眼睛前面拨开，瞅瞅他的老师，老师正静静地读着一篇旧日文章，对男孩的痛苦漠不关心。

“老师，我做不了。”马蒂斯用一种痛苦的声音喊道。

马蒂斯瞥了一眼他的老师，等待他的回答。师父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全神贯注地读着书。在这孩子见过的人中，他师父的眼睛是最大的。那两个圆球充满了善良和深邃的智慧。作为一名师父，老师有时会很坚持，但马蒂斯知道底细。

他师父的心胸很宽广，很温柔。被久久的沉默压抑着的徒弟，又试着说：“你一遍又一遍地教我，我就是做不了。我不是必需学会这种结索带的方法是吗？我已经掌握了另外五个，那还不够吗？”

师父抬起头离开书，用洞悉一切的眼神看着他的徒弟。

你的目的是什么，马蒂斯？

“保护村庄，防范那些掠夺和杀害我们的人。”

“我们多久做一次这事呢？” “不经常，老师。”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做的很好？”

“是的。我们很全面，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为这事做着准备。但我们也有另一个目的。你能告诉我那是甚麽吗，我的

徒弟？“

“是维护神圣的价值观，传承古时的传统吗？”

“说得很好，年轻人。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古时的路径吗？”

“还不能老师，你还没有教我”。

“噢，但是我教过你了...只有你没有留心注意而已。但今天，你的眼睛睁开了。因为当你质疑我的方法时，这就告诉我，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知道隐密的路线了。”

这时，师父合上书本，从桌旁站了起来。然后我们开始吧，好吗？

马蒂斯感到一阵兴奋。他已经为这一刻等了很久了。现在他就要开始学习属灵战士的秘密路线。

“穿衣服是件有趣的事，我的孩子。为什么人们要穿索带和腰带呢？”

“防止裤子脱落下来吗？”

师父说，“是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他们衣服的其他部分碍它们的事。”

当你准备做事时，你不希望你的衣服碍你的事，那战士如何呢？

马蒂斯想象着，当一群暴徒怒气冲冲地扑向他时，他的裤腿却缠在脚踝上。

“这样去死太窝囊了。”

男孩很快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是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腰带，战士就有危险。但是当束上腰带时，战士的衣服就会更贴切，尤其是在战斗中。

师父伸手拿起一本书，接着说：“索带或腰带束在腰间或胸膛上，有助于扣紧外袍、背心和上衣。想象一下，当你在

山顶或台阶上攀登时却被衣服缠倒。你最终会倒在混乱的人群里，遭受严重伤害。你的敌人马上就到了。”

“当然是的，老师。但这和秘密路线有什么关系呢？”

马蒂斯曾多次思考这条秘密路线。他想知道这是不是他能亲眼看到的东西。会有一扇门打开呢，还是有个强大的东西突然发光指明前进的方向？好多次他想问他的师父，但是不许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开始阶段。

师父后退一步，摸了摸脸。嗯，关于这个秘密路线，年轻人，这是个好问题。我发现自己已经走远了。我一会儿会回到这条路和第一套甲冑的事儿。但首先，让我为你打个基础。我们需要讨论象征的法则。

“象征的法则？我以前听你提过，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属灵战士，延续我们的属灵传统，你就需要掌握这些法则。”

“从哪里开始呢？”

师父稳稳站着，捋了捋他的胡子。他经常在深思的时候做这个动作。莫名其妙的，这让男孩想起在附近田间吃草的山羊。

“语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所有语言都是象征性的。我指的是实际的单词本身。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词汇都是一个事物、念头或感觉的象征。单词不是事物，而是指向事物。”

马蒂斯又坐了下来，“我明白了。。。 ”他正要说话，但师父不容他打断，继续说

下去。

通过观察到的证据，人们可以说自然界和物质宇宙是“几乎”无法测知的，正在运行的宇宙法则的外观结果。

“我们看不到风，但当看到树木和其他物体对风的力量做的反应时，我们就能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不能看到灵魂，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灵魂的能量在整个造物中的影响。存在的一切都是由灵魂的能量维系在一起的。”

师父突然停了下来，低头望着他徒弟那张茫然的脸。也许这孩子还太小，听不懂。毕竟，十七年的人生无法提供多少生命经历。

他接着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一个更高的灵性

实在形成的。如果我们学会倾听，所有的生命都在不断地与我们的灵魂沟通。属灵战士清楚地听到和看到这信息。从而，智慧的灵魂获得保护，变得强大。”

“马蒂斯，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这位年轻的徒弟深深地爱着他的老师，但他经常很难领会师父所说的一切。他抬起头转向师父，年轻男孩的脸上泛起新的笑容。

“是的，这很有道理。请继续。”

“在武士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我们的甲冑和武器。在象征学的领域我们最好从人类结构说起。你看，我们的身体就像灵魂的衣服，我们与身上穿的衣服的关系，就象征着肉体 and 灵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组织里，我们使用的装束和武

器，在属灵意义上，讲述的是成长中的灵魂的特性。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的生命都是内心实在的外在表现。如果你能准确掌握这一点，你就很容易掌握象征的法则。”

师父从男孩身边走过，走向埋在泥土里的高圆台子。从大约五英尺高的地方，从台子上突出来一些粗大的圆木。每一根圆木上都挂有各样甲冑、武器和附件。

师父挑选了几件物品，然后转向男孩。

“这些是你保护自己免受敌人伤害的装备。灵魂也需要装备。这些装备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索带，因为属灵的腰带影响着甲冑的其他部分。”

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师父朝男孩扔去一把锋利的小刀。徒弟反应敏捷地扬起手臂，在半空中抓住了刀子。

“你正在学习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战士，懂得战争的艺术，如何作战，以及如何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对于完全觉醒的灵魂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理解灵魂能量的珍贵性质，以及保护灵性生命不受黑暗势力影响的重要性，这些势力试图利用灵魂能量来达到自私和邪恶的目的。”

师父伸出手来，手里空无一物。“可以把你的腰带给我吗？”

马蒂斯有些惊讶，他把腰带从腰间解下，递给师父。

“我们如何制作这样的索带？”

“我们把许多细线编织在一起，做成一条腰带是吗？”马蒂斯从来没有做过腰带，但每个学生战士都必须学会做。

“是的，但是为甚麽那样做？”

“我不知道。我从未真正想过这件事。”

我想单纯的一根绳子很容易断，然后裤子就会掉下来是吗？”

师父皱了皱眉头，然后笑着回答说：

“也许...你说得是对的，是为了让索带更结实。现在，属灵战士也有一条腰带。它被称为“开悟之索”。当属灵战士使用开悟之索时，这时灵魂已经形成了对智慧强有力的交互贯通的理解。

徒弟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笑容有些勉强，“所以你是说，我学到的所有属灵知识有一天会变成一条索带吗？”

“不要糊涂年轻人，要小心点。灵魂披戴的索带可以称为“灵性知识的索带”。马蒂斯，你可以用这个词，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但要知道，对于属灵腰带来说，开悟是一个更好的词。”

“你知道，开悟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只

有先前的知识主导心性，使之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时，开悟才能发生。开悟使战士的人生观发生永久的转变。成长中的灵魂对这样的觉悟产生了感情，并希望看到它们的益用。因此，学习穿戴开悟之索对你来说，是一个长久的任务。”

师父从外衣里拿出一小块布，绑在学徒的头上，完全遮住了眼睛。当师父打绳结时，马蒂斯安安静静坐着。他信任师父，甚至喜欢他的教导风格。由于师父使用不同寻常的教导方法，所以许多过去的课仍然记在马蒂斯的脑海里。

战士不能以旧的方式看世界，而必须学会提升直觉能力，然后从开悟之处行动。马蒂斯，生命既美好又珍贵，但也充满了危险，一个战士必须学会制胜。

师父又一次拿起男孩的腰带，然后毫无

预兆地向男孩的头部掷去。马蒂斯听到腰带穿经空气的唢哨声音，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敏捷地拱起背，直立起来，避开了迎面投射来的打击。师父停了一会儿，对他的徒弟领悟了这个比喻感到满意。

“年轻人你是个好学生，你可以把眼罩取下来了。”

马蒂斯眨了几次眼睛，直到适应了光线。师父的眼睛朝下看了看手中那根普通的绳子，说：“太晚了，回家吧，我们明天一早见...哦，把这个带走，它需要洗一下。”

穿戴开悟之索

第二天早上，马蒂斯准时到了。但他看上去有点衣冠不整，衣服在风中凌乱。

“你的索带呢？”，师父问。

马蒂斯没有回答，从肩膀上卸下袋子，然后掏出一根湿漉漉的垂着的绳子。

“没关系，把它挂在有风之处。你没有腰带对我们有好处。我有个礼物给你。

“

师父回到屋里，很快带回来一条新的编织复杂的索带。里面有些线是金色的，另一些是深红的，其余的是天蓝色的。

“漂亮”，马蒂斯喊道。

“这是我为你制作的，你要留着它，小徒弟。现在进来上你的下一课，赶快把

你的衣服束好。要永远记住，甲冑储存起来就没有用啦。我们必须时刻穿好衣服，准备行动。”

马蒂斯用手抚摸着索带，它光滑完美。他的师父花了多少小时制作这条索带？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拿给母亲看。

想到母亲的同时，他想起了父亲，他觉得腹中微微作痛。自他父亲五年前在去萨霍恩的路上遭到袭击，他就失去了父亲。窃贼抢走了40枚银币和几件衣服。毫无疑问，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远不止于此。正是父亲的无谓的死亡使他加入了这一组织。

这男孩的思绪转向他的师父。当他第一次请求加入这个组织时，师父并没有觉得想收这个学徒。但后来当师父得知这个男孩的丧失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师父用了许多方法，帮助他度过悲痛。他多么希望当时师父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父亲更像师父一样。那样的话，在那条路上过去的许多年就不会有死亡了。

马蒂斯走进房里，开始了古老的使用索带的仪式，先从前面开始，然后从两边返回后背。当他打最后一个结时，师父打开手边的一本书，开始教他。

“当属灵战士用开悟包裹灵魂时，所有穿着的衣服都被紧紧地束在身上。战士的装束是他属灵洞察力的象征。当这些洞察力在生命中发挥作用时，就会合成一体，从而使得装束呈现出战士的身形。在整个尘世的旅程中，战士的觉察力持续增长，按照象征的法则展示出此人的内心装束。

“师父，我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装束？”

师父盯着马蒂斯，眨了眨眼。

“属灵装束可以在所有神圣著作和睿智话语中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你让我每天开始从图书馆读旧书吗？”起初，马蒂斯对这种做法不太在意。他照要求的做，不想违抗师父的命令。但现在，他非常喜欢这项活动。这些旧书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总是在结尾时更集中。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但也是为了给你一个训练，年轻人。尽管你一直不明白这个过程，但在你的灵魂里，你已经正在增长属灵道路的洞察力。战士永远不会有停止增长洞察力的那一刻。”

师父把许多散乱的纸页堆在桌子上，然后把它们卷成卷轴状。他用一小束芦苇捆住这些纸。他接下来做的事，起初看

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直到后来，才使男孩回过味来意识到其意义。师父举起手把卷轴高高地举到空中，然后把刚捆扎成的卷轴扔到桌面上。卷轴在桌面上弹起，落在地板上，但纸页仍然在一起。马蒂斯看着这演示，意识到任何时候他都有可能提出一个问题。那捆起来的羊皮纸使他又想起那些被圈在附近围场里的山羊。

当你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洞察力时，就成为战士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灵魂将穿着适合其道路的恰当装束。这些装束如果配置恰当，能很好地保护你，使你免受阳光、风和属灵道路的严寒侵袭。“

师父停了一会儿，拿起一块木炭，在剩下的几页纸上画了起来。他画好后把它举起来，好让马提提斯能看见。两条波浪状线条占满了羊皮纸，似乎一条小

路消失在远方。右上角有一个发光的圆盘，左侧看上去像是在下雪或下雨。这男孩钦佩师父的才能。简单的几笔线条怎么就能制造出景观来呢？

师父继续说：“在象征语言中，太阳代表着爱和生命的激情。情感在心中熊熊燃烧，但如果没有装备停当，也会烧毁灵魂。”然后，大师对画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师父，风代表甚麽呢？”

“风是人内在的思维活力，大多时间它能使人振奋，但在任何特别时刻也都可能成为一场风暴。”我展示给你看。

师父拿起了一杯水，让男孩伸出手来。师父把冰冷的水倒在徒弟的手臂上。然后他要男孩走到前门，并打开它。立刻，一股冷风似乎吹动了整座大楼。当寒冷爬上他的手臂时，马蒂斯坚定地站着。

“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变化，战士总要准备好。准备好就是准备好战斗，严寒随时都会降临我们。这说的是战士缺乏动力的时候。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就会做好准备，而其他人可能正在睡觉，或者轻率地离开他们的哨位。也许现在你正在意识到，对灵魂进行适当装备是多么重要。”

马蒂斯点头肯定。

“战士能经受住这条路，经历一切该来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灵魂可以在艰难中坚持不懈，最后来到充满快乐和满足之处。”

“说到满足，师父，我可否关上门？”

“是的，当然可以，好了就坐下吧。好的…这是开悟之索，马蒂斯，它为灵魂提供了成熟人生观的能力。这是使战士

的洞察力维持完整，并以最佳状态行动的索带。当没有装束索带的时候，灵魂的洞察力对于生命往往是阻碍而不是助益。你看，只学习不行动就是行走在危险道路上。人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事实上还没有。因此，我的朋友，索带增强力量，帮助战士进入更高的状态，并在路上保护他的安全。”

马蒂斯低头看着他那五颜六色的新腰带，心中涌起一股喜悦和骄傲。

“于是，当我按照自己所知的真理去行时，我就装备了属灵的腰带是吗？”

“是的，确实如此。”

“师父，这些颜色也有其意义，是吗？”

“很好的观察，年轻人。这问题留给你，看看你能否发现这些颜色的含义。但我要说的是，随着你觉察能力的增强，你

的腰带将变得更加强大，能佩戴更强大的武器。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告诉别人你的使命是什么吗？”

“当然不必，师父。他们从我穿的服饰就能看出我的职业，我属于什么组织。”

因此，这是在灵魂领域。一个灵魂可以直观地读懂另一个灵魂，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成熟程度。但战士却有意识地了解和观察这些事。“

“现在告诉我，当你穿上战士等级的服装时，这如何影响你对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改变了我。”

马蒂斯低头盯着自己的服装，陷入沉思。

“是的，这改变了我很多。我觉得对组织负有责任。人们期望我来保护他们，所以我努力使我的行动与使命相配。

“说得好，年轻人。灵魂视自己为战士，

这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人生观的成长和变化。成长中的灵魂明白生命是一种充满喜悦的追求。然而，这灵魂也直觉地知道沿途有许多陷阱。”师父把两块石头碰撞了好几下，直到一盏小灯的灯芯上出现了火焰。

“光明只为加强灵魂，并使爱中的灵魂变得智慧，而黑暗则极力阻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摧毁成长中的灵魂。给你，拿着这个。”

师父把灯递给男孩，然后拿起卷轴。他砰地一声关上了一本书，转身走向他的徒弟。“你该开始读书了。然后，我希望你砍些木头。天气看起来好像要变了。”

马蒂斯什么也没说，只是立刻离开了屋子。他的头脑被许多想法分散了注意力，

他忘记了自己的阅读。相反，他径直朝木堆走去。当他挥舞斧头砍向一大块木头时，一种异常的快乐和满足感从他的胸膛里暖暖地发生。他的属灵训练不仅开始了，而且师父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个令人沮丧的第六结。当然，今天看起来会是个好日子。

马蒂斯的记录

属灵洞察力为我的灵魂披上衣装，这我可以在神圣书籍中找到。

我正在发展“世界观”。

如果我按照自己所知的去行，我就是束上了腰带。

我所学到并实践的洞察力将属于我自己的（灵魂合适装束）。

裤子脱落着去死的样式是可耻的。

灵魂战士与征程中的灵魂是一个意思。

学习而不行动是危险的。

永远不要再提第六个结了。

第二章

良善的贴身护卫

自从师父和马蒂斯首次谈到属灵甲冑以来，许多天过去了。徒弟只能猜测师父为什么一直沉默，但他知道最好别问。马蒂斯终于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我要到镇中心从井里打些水。我们的补给越来越少了。”

“对不起，什么？噢，水。是的，那是个好主意，但不要太久。每年这个季节一天只有12小时，我计划今天教你一个新的防护动作。保持安全，顺利旅行，像往常一样保持警惕。”

马蒂斯捡起皮革包，绑在马上，而他的师父在空中挥动双手，继续他那奇怪的事。

集市广场不到三千步远，徒弟很快就到了镇中心。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新摊档开张了，设在集市广场的最右头。每家店铺似乎都很忙碌，只有这个小摊点例外。到处人来人去，但没有马蒂斯认识的人。

鲁奇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镇点，至少有两千名当地人，而且每天都在增长。武士团这个镇上有四十多个师父，每人都单独有一个徒弟。

男孩走过井边，停在小摊点旁边，系好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近那建筑。他以前只看过这个店铺一次，但现在他已经很近了。他看到整个建筑就是一辆改装过的马车。

多聪明啊。一家移动商店，你可以随时随地移动。“马蒂斯想着也做一辆这样

的车，这样他的师父就可以更容易地四处移动他的装备。

他又深吸了一口气，走到正前方。装满货物的小盒子摆的到处都是。他的眼睛落在草莓上，在阳光下闪烁着鲜红的光芒。他把目光投到临时柜台后面的那年轻女孩身上。她是她想进镇的真正原因。

“嗯，啊。。。我叫马蒂斯。你叫什么名字？” “很好，先生，你想要什么？”

“哦，…啊！什么都不要”。

“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那么你能不能让开点。有人正在排队。”

他皱起眉头，嘴唇紧闭。他环顾四周，但集市广场在靠近店铺的地方空空如也。他身后有一个人在等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马蒂斯让开了。

“早上好，达菲尔小姐。你往前走。”

女士笑了笑，走到柜台前。过了一会儿，她离开了。马蒂斯又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他把两只手放在胯上，笑着说：“我是马蒂斯。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年轻女孩把头发往后拢了拢，用一块布扎了起来。然后，她卷起她奶油色衬衫的袖子，直到她的肘弯以上。一种紧张的感觉悄悄地掠过了马蒂斯。一瞬间，她的行为使他觉察到，她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看这里。我没有心情和任何人说话。如果你不打算买东西，请离开！”

马蒂斯，部分出于紧张，部分出于糊涂，他伸手拿了三个苹果。他接下来做的，甚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个惊奇的动作。

他把苹果抛向空中，玩起了杂耍。

“停下来。你要把东西弄坏的。如果你把水果掉下来，你要赔……”这个女孩还没说完，一个苹果砰地一声掉在地上。另外两个，夹在马蒂斯的胳膊和胸膛之间。

“对不起，我会赔的。只是……我想我身上没有钱。”男孩脸上泛着柔和的红光。

“那值半块银币。但我因为你的无礼而必须向你索一块银币。我要求在今天关门之前付款。”

马蒂斯什么也没说，气馁地走开了。他在井边停了很长时间取水，然后就离开了，希望不会碰到认识的人。男孩感到精疲力竭，想要蜷缩起来，希望这一天能远离自己。他很生自己的气。他为什么那样做？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宁愿

是在人群中悄悄溜走的那个安静的人。他不喜欢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然而，这村里的陌生女孩儿，竟然奇怪地打动了

他。

在回师父住处的短途上，他想着那个女孩，以及他如何显示自己的愚蠢。他以马为遮挡，避免与师父直接接触，但师父知道出了问题。

“年轻人，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只是去了趟镇里有些累。”

“这不全是实话，孩子。我看得出你萎靡不振。你的能量呈现红色，表明你有痛苦。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

马蒂斯对师父的评论感到惊讶。他知道对师父隐瞒什么都没有意义，但他现在感到羞愧，很难说出真相。

“我和你打赌，年轻人。我还有一件礼物要给你，但首先，你得告诉我你的忧虑。”听了这话，马蒂斯感到有点释然。他师父又一次表现得更像个父亲，而不是他的师父。

“另一个礼物，我不知道我配不配得。”

“嗯，这是一份礼物。礼物是赠送的，不是赚得的。但你确实挣得了这个。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师父，我得告诉你，我去镇心的动机不是取水。”

“哦，继续，现在我更想知道原委了。”师父走近一些，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给他一个安慰的微笑。

“几天前，当你派我去取信时，我在集市广场上发现了一个新店铺。柜台上

个可爱的女孩。嗯，至少我觉得那个时候她很可爱。”

“嗯，她是卡梅尔的女儿，叫卡里塔斯。我很熟悉这个家庭。她是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但她不是自愿来我们镇里工作的。那时一个悲伤的故事。几十年来，她的家人一直在两个村庄之间运输货物。上个月，车队遭到袭击，劫匪杀死了一些旅人，包括她的父母。看来她的大家庭已经逃往我们镇里，寻求安全和庇护。”

马蒂斯胸中的郁结翻腾起来。要是他早知道这场悲剧，他就会对那个女孩更加小心，也不会那么轻浮了。

“年轻人，最让我烦恼的是，这些强盗是三个不同的团伙。卡诺这帮人以前从来没和其他任何一帮在一起，更别提两

帮了，这两帮人都是从境外过来的。”

“师父，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事？”

“我本打算下周与高级议会的会议结束后，再告诉你，届时我就掌握了所有细节。但是我刚刚决定，你和我一起去参加那个会议。”师父走到那根熟悉的旧台上，举起了一个皮革胸甲。它磨损得很厉害，到处都是深深的裂缝，还带着一种肮脏的灰色白色。

“这是你的胸甲吗？” “是的。”

“请穿上。你已经可以学习第二件甲冑的秘密了。”

马蒂斯滑动着旧胸甲，令人舒服的咔嗒声说明它已经扣紧了。马蒂斯感到一阵兴奋。

“现在，我知道你信任我，孩子。但我

要你振作起来。”

师父走到训练台的另一边，取下一个很大，强劲有力的弓和一支训练用的箭。

“开始控制呼吸，采取初级防御姿势。稳稳地站立地面。”

“师父拾起弓，拿在手里，拉满弓弦。一声尖啸他射出了箭，射中男孩胸部的死穴。箭的力道使男孩微微向后倒退，一个淡淡的苦相闪过他的脸庞。箭头落在男孩的脚边。

“你还好吗？”

“是的”，他的胸部仍觉刺痛。

“好了。你可以把胸甲卸下来，挂在台子上。然后我就可以为你展示下一点了。”

下一点？除了圆箭头和胸口的擦伤外，

马蒂斯还没有学到第一点。师父这些都指向哪里？

徒弟把护胸挂在柱子上，迅速地摸了摸胸口。当师父从他身边冲过来，用斧头砍护胸时，他几乎来不及退后。武器卡在柱子上，师父无法拔出来。马蒂斯很庆幸他不用再戴这护胸了。

“这我一会儿再说，年轻人。”他走进他的房间里。“为什么要费劲呢？我不能再用那个护胸了。我想你已经把它劈成两半了。”

当师父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一个新的护胸。皮革是干净的，没有划痕，清一色的漂白色外观。这种颜色与标准的白色亚麻制服很相配。他把它递给男孩。

“给你的”

“哦……谢谢。但另一个在你劈开之前

“还是很好的。” “马蒂斯，仔细看看这个护胸甲。这与你那个不一样。”

男孩心中产生了一种惊奇的感觉。护胸里面有东西闪闪发光。他用手指在凹凸不平的表面上划了一下。摸起来的感觉是寒冷光滑。

“师父，这个护胸里面有一层金属。”

“是的，比你的老护胸好的多了。你的敌人会低估它的真实强度。”

“师父，为甚麽我们不全部用金属制作呢？”

“太重了。我们的组织和训练需要更轻和更灵活的盔甲。这个护胸是个中等重量的盔甲，使我们在速度和力量之间达到很好的平衡。正如你刚才看到的，一支箭可能不会刺穿你的老护胸，但斧头一击就会杀了你。这个护胸能挺过多次

这样的打击。

“现在告诉我，徒弟，战士护胸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一定和心脏有关是吗？因为它覆盖了身体的那一部分。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保护心脏是对的，年轻人。心脏是我们所有灵魂能量的中心。如果黑暗进入了心里，战士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心脏。即使一个小伤口也可能是致命的。

穿上属灵护胸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保持永远如此状态却是一项终生的挑战。穿上这件盔甲，你所要做的就是放下你的欲望，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我不明白，那和穿盔甲有何关系？”

“每当我们陷入一种境地，需要寻找甚麽东西来充实我们时，我们的灵魂就像一个空杯子。我们变得非常渴望其他的灵魂能量，以使我们感觉充实。事实上，神性存在于所有灵魂的心中，我们无需远眺，从自己的内心就能找到生命。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并且你试图用你内在

神圣生命来充实别人，你的灵魂永远不会干涸。”

“但是师父，等一下，…这怎么可能？难道不是每个其他灵魂都想利用我吗？”

“是的，不错，但那只是因为你缺乏智慧。我不是要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任何人。我要求你约束自私的追求。给予，而不是索取。你必须掌控内心的自私冲动，学会以知足之情给予。寻找机会分享，但要明智地从你内在的神圣生命中分享，而不是从你的空虚中分享。”

男孩倒在椅子上，好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不可能。这毫无意义。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必须顾好自己。”

“是的，即使当你关心别人，或照顾一只农场的动物时，你也应该照顾自己。”

而为了你内心的充实，则需要你仰望神。”

那男孩双手掩面，长长地叹了口气。

“马蒂斯，这需要点儿时间。把我教给你的东西付诸实践，你就会看到，在你的灵魂里，你将拥有你所需要的所有生命、快乐和幸福。用智慧与他人分享生命。当你发自内心的自由付出时，你将不会感到痛苦，即使是那些试图利用你的人。你也会找到对付灵魂空虚的智慧。”

师父紧紧抓住男孩的肩膀，稍微提高了嗓音。

“当你“活着就要付出”时，我的孩子，你的心将得到最高级的防护。黑暗的每一次攻击都不会伤害你。黑暗总是饥肠辘辘，一无所获。

它总是寻求欺骗和索取。记住黑暗会
“以伪装去骗取”。它不知道如何给予。

“想想你今天早上的冒险经历。你在寻求获得而不是付出，结果就是痛苦和折磨。”

马蒂斯抬起头，久久地盯着师父的眼睛。

“你说的对师父，我极为关注我的需要。”

“我没有关心你或那位姑娘的感受。我怎样做才是对的呢？”

“哦，…我差点忘了。你去那里的时候给自己买个苹果。其余的事，我的孩子，你会知道该怎么做。”

“师父，在我走之前请告诉我，当你放松警惕，结果受伤时，你会怎么做？你是怎么痊愈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伤害是致命的。首先不要自找痛苦。在灵性国度，创伤的类型取决于使用的武器。武器告诉你甚麽样的敌人在攻击你。沮丧之箭不同于绝望之刃或复仇之剑，等等。每一种武器都是不同的，例如，有羞耻、恐惧、怨恨之箭，还有许多。”

“年轻人，当袭击临到你时，你的灵魂所感受到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攻击的本质。但你必须记住，来袭之灵并不是你真正的敌人。当黑暗袭击一个灵魂并造成伤害时，它的目的是征召这个灵魂到自己的队伍里。因此，一个来袭之灵会伤害别人。只有光才能治愈，只有光才能驱赶黑暗，马蒂斯。所有的袭击都来自一个更深、更黑的地方。”

“这就是为甚麽你不能自找痛苦。”

“确切地说，如果你没有痛苦或折磨，你就会远离伤害，成为一个观察者。你脱离了虚假身份，就使光可以进入，疗愈就会发生。每当你从他人的角度看某件事时，你的自我认同中就会出现一种温和的超然。只有这样，灵魂的疗愈才能开始。在那一刻，神性便可以灌注你的灵魂。”

师父递过来一个装满硬币的小袋子，然后又回去和钉在木柱上的斧头搏斗去了。马蒂斯解开马，迅速向集市广场走去。他径直朝那店铺走去，坚定地望着那个年轻女孩的眼睛。

“我为今早发生的事道歉，这是苹果的钱。”

“我还想买些蘑菇，韭葱和土豆。”

那女孩立即行动起来。这笔交易是她几

天来做的最好的买卖。

“卡里塔斯，今天早上的事我真的很抱歉。我可以帮你取些水来补偿你吗？”

年轻女孩僵住了，就像个坏了的轮子一样。他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她弯下腰拿起一个旧木桶。当她把容器递给马蒂斯时，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好吧。”

第三章

追随神性预见

当马蒂斯来到他师父家时，太阳还没有完全从地平线上升起。他的师父已经把补给品装上马匹，正在把两个卷起来的睡垫扔上马背，并捆紧系绳。

“很准时，年轻人。我们需要尽快离开。我们要去很多地方。但在我们走之前，我要你换上新盔甲。收起你的护胸，看看我给你的是什么。”

马蒂斯迅速行动起来，他渴望看到新的装备。在户外桌子上，主人放了一小捆布。他把布揭开，露出几件东西。男孩的眼睛落在靴子上。它们比他的旧靴子高，但有同样熟悉的漂白色。马蒂斯在它们中间浏览，发现在护腿的内侧有两

块银质金属护罩。

“它们会保护你的小腿和小腿肌肉免受重武器打击。这是我要和你讨论的下一件盔甲，但不是现在。也许在路上我们旅行的时候，如果时机合适的话。”

男孩接着检查护臂。他能轻松地滑动它们。他对它们的合身感到有点惊讶。他双臂举起，来回扭动，欣赏着吊带的重量。他像以前一样，用两前臂的内侧碰撞多次。当每个护臂从盔甲中以一个直角的角度放出两个侧锋时，可以听见砰的响声。护臂现在成了他手臂上的两个小护甲。男孩脸上露出淳厚的笑容，

“护臂的护罩也有金属衬里。不管是谁造的，都是天才，师父。”

“这不是我的功劳，但我确实对他们的设计提了一些建议。我希望能有材料可

以阻挡重击，而不只是射来的箭头。它们现在将有两倍，甚至三倍的用途。”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马蒂斯？新的金属衬里也被整合到你的头盔中。”

“师父，似乎重量没有变化。”

“有一点差别，但不明显。这种金属比我们以前用过的任何东西都坚固、轻便。你的长刀和短刃都比你的前一套坚强，尽管长刀略短一些。现在我不打算催你，但如果你穿戴好了，我们就可以上路了。”

师父和徒弟从另一条路进入镇中心。他们短暂地停在金杰老人的房子那里，租了第二匹马。然后从集市广场上又采办了一些补给品。

“你最好和你的朋友卡里塔斯谈谈，让她知道我们的旅程会使我们离开好几

天。” “是的，师父。”

当他们离开村庄，涉险深入到阿尔纳的农区时，太阳向头顶方向已经走了一半。前面是荒地。地面迅速地从光滑的草地变成了大片红色的泥土，到处都是乱七八糟裸露的圆形巨石。男孩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是岩石点缀的风景。许多岩石的高度是人的三倍和四倍，这为隐藏的窥探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掩护。

“我们在这荒地上安全吗，师父？”

“如果我们靠边走，就会没事的。但保持警惕是明智的。”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

“我们只有另一条路可以到达青山，但那将增加我们三天的路程。荒原延伸到广袤的大地，我们只穿过其中一小部分。在荒原的深处，在其核心区域，有许多

洞穴的形成，蔓延到地下深处。我们得到的最准确消息表明，卡诺匪帮在那里建造了一个营地。我们不太可能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他们这帮人，除非……”

“除非甚麽师父？”

“除非他们计划发动袭击或抢劫补给。但是突袭者会成群结队，我们会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他们。睁大眼睛，我们会没事的。”马蒂斯喜欢旅游和观赏新地方。他很自豪能和师父一起去参加高级议会，但是荒芜的四周影响着他的思绪。一种寒冷的感觉穿过他的胸间，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人在盯着他们。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穿过这片荒原？”

“我们离开这个区域时，太阳将在午后的天上走了一半。然后我们将到达萨霍恩峡谷。从这个村庄我第一次了解到土

匪是多么残忍和邪恶。”

“告诉我，发生了甚麽事”

“嗯，讲故事也许会使我们的旅行轻松一些。我会告诉你的，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当年我和你一样大，年轻人。我的家人是商人，我被派去送一本重要的书到建立在峡谷里的学校。我到的时候是晚上，学校给我安排了一张床过夜。”

“我从沉睡中醒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听到尖叫声。我跑到外面，看到燃烧的房子和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命。除了这场奇怪的火灾，四周一片恐怖的黑暗。”

“我遭遇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匪徒的头目。他们都叫他无情瑞格。我们都倒在地上，他手里的刀

插进了他的胸口。他很快就死了。我从身上推开他的尸体，躲藏起来直到突袭结束。在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中，消息传开了，说我杀死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坏蛋。”

“不管我如何解释，谣言都在不断地传播。不久，窃贼为了我的头悬赏一笔金钱。我的生命中经历了几次暗杀。于是，我逃离了家人和家园，加入了战士的组织，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他人。因为那天晚上的恐怖，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知道极有必要保卫人们不受黑暗伤害。你看，徒弟，我们的生命中都经历了重要时刻，是为了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马蒂斯仍然沉默着，敬畏地倾听着。他一直都无法摆脱可怕的感觉，觉得有隐

蔽的眼睛正窥视他们。有时，这男孩会转过身去看他们的身后。

“我也感觉到了，年轻人。让我们走快点，把这些荒地甩在身后。”

太阳继续在天空遨游。很长时间，两位旅行者一句话也没说。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半下午走出荒原。气氛几乎立刻变淡了。

“现在，看来是我们讨论盔甲第三部分秘密的好时机了，年轻人。”

马蒂斯在他的坐骑上扭转身子，以便更好地面对老师。自从早上离开集市以来，他脸上第一次露出微笑。

“首先我要说，当我第一次学到战士靴子的象征意义时，我有些挣扎。我希望能把它隐藏的智慧教给你，而不是蒙蔽你的思想。”

“它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了解你的敌人是第一部分，对敌人的攻击采取正确的防御/进攻反应是第二种。我会更详细地讲述这些问题。但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就是你身上需要使用盔甲的地方，与盔甲的其他部分相比，战士的靴子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

马蒂斯停了很长时间，在马的两侧来回盯着他的靴子。

“师父，它们总是不离地面对吗？”

“很好的观察，我的小伙子。这对于灵魂意味着什么呢？”

“嗯，…它们处于低下位置，因此它们的价值要比处于高位的低？”

“好样的，我的孩子。有时候，在象征语言中，较低的东西价值较低，但这里的情况则不然。因为关于灵魂的盔甲，

盔甲越靠近你身体中心的部分，它就越内在，因而更接近灵魂能量。离你身体中心越远，如脚和手，盔甲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就越紧密。但它的价值和力量并不逊色，事实上，正好相反。有了这些知识，我希望你再试一次。”

马蒂斯开始出声思考：“脚离身体的中心比手还远，它们接触大地。地球代表我们外在的生命，这是合理的。”

“很好，继续。”

“所以，无论战士的靴子代表什么，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外在生命，但实际上，我还没有领悟。”

“很好，年轻人，很好。你已经听说过那些受了致命伤的战士的故事，他们本应该已经死了，但却不知为甚麽活了下来。不仅如此，还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康

复了。正是灵魂能量支撑了这些战士，使他们的身体比正常更快地愈合。因此，成熟的战士知道如何引导灵魂能量以获得更为理想的结果，但最令战士们感兴趣的是利用灵魂能量与黑暗作斗争。师父停了一会儿，用靴子轻轻地夹了一下马，让它小跑起来。马蒂斯随着也这样做了。

师父继续说：“战士通过掌控盔甲的前两部分从而获得的力量，现在可以作用到第三部分，从而使它变得更强大。”

师父拉住马的缰绳，使马转向靠近男孩。这些缰绳本来与我是分开的，但它们能帮我与马建立联系，引导它的步伐。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命本是分不开的，但它们有时看起来不是一回事。这种差异被称为升华或堕落。灵魂能量总

是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流动。对战士来说，这会是成长。而对空虚的灵魂来说，它却正在滑入黑暗。当然，除非这灵魂转向并渴望光明。主人驾驭着他的马离开路，径直朝一块大石头走去。一到那里，就使他的马停了下来。

“朝前看，你看到什么了？”

“没有多少东西，只有很多泥土和怪石。”

“对了，你的路上没有太多东西，但你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以确保没有身陷危险，或者不会遭遇不测。”

“所有觉醒的灵魂都明白，黑暗不仅仅妄图阻止他们，还积极地侵袭他们。战士要认识黑暗所使用的策略。这种认知赋予战士灵性上的预见。使你能够看到黑暗在每一次攻击中所采取的方法和步

骤。”

师父骑着他的马离开巨石，走回他以前的路上，“每一次攻击都伴随一次反击，战士必须学会并掌握它，直到它成为自己的本能。当你发展你的预见并反击时，索带和护胸的力量将合并一起进入战士的靴子中。盔甲这一部分的作用完全是运动和反击，用来对付正在运行的黑暗。”

“师父，这很有帮助，但是我怎么才能学会识别黑暗所用的策略呢？”

“我会尽我所能教你。其余的只有在使用盔甲的前两部分，直接与黑暗作斗争时才能发挥作用。”

“当你运行开悟之索时，会发现在神圣经文中有很多关于黑暗策略的描述。象征的神圣语言既揭示也掩盖了黑暗势力

所使用的策略。”

“那是为什么呢师父？为什么作者不用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呢？”

“有很多原因。这里是两个。第一，黑暗的核心是扭曲了初衷的灵魂能量。作为灵魂能量的一种形式，它也是看不见和不可知的。因此，除了通过人类的方式、思想和行动之外，你如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它呢？以愚蠢的杀戮为例，我们都知道这来自黑暗，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灵魂会以这种方式行事。这样的灵魂能量，除非在杀戮行为中表现出来，否则无法知道它。因此，古人用象征的语言写下他们的领悟，是给我们看的，而不是为了他们。”师父擦去了他眼睛周围的一滴汗珠。

“第二，通过将真理隐藏在象征中，作

为所有灵魂能量之源泉的神性，智慧地保护真理不受黑暗的攻击。黑暗的机巧无法穿透入隐藏在象征中的真理智慧。因此，黑暗无法攻击隐藏的真理。黑暗所能做的就是撒谎以扭曲象征的真理本性。但对于觉醒的灵魂来说，真理就在他们身边，在生命中处处都有见证，在圣经经文中也得到最高的证实。

“小心点，孩子！”老师指了指马蒂斯前面的地面，然后指向左边。那男孩停下他的马，此时一条大沙色蛇正在穿过红色的泥土地。他们耐心地等待这沉默的杀手消失在附近的岩石里。

主人的眼睛一直盯着蛇留下的痕迹，他接着说：“战士一旦与黑暗交战，许多隐藏的真理就会显现出来。”

“告诉我，孩子，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

为战斗而训练呢？”

“是为实战做好准备。”

“我们总是穿着靴子训练吗？”

“是的，总是…哦，这取决于情况，如果我们当时只是训练，那么正确的答案将是“不”。”

“非常聪明的回答，年轻人。全副武装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必要总是这样。然而，没有一个战士会梦想在脚下没有盔甲的情况下进入战场。”他伸手拍了拍左脚。

“因此，在灵界，我们有时战而胜之，然后我们又会战败失利。但我们一直都在更多地了解我们真正的敌人，黑暗。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和那里输掉一场战斗，但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将在黑暗用来和我们作对

的所有策略上变得聪明起来。”

马蒂斯拿出一本小皮书开始写字。

“我可以问问你那里有什么吗？”

“仅仅做个笔记，师父”

师父坐的稍微高了一些。

“哈，我也是这样做的。提醒我，我会给你看的。现在学西结束。年轻人，往前看。这就是萨霍恩峡谷。

马蒂斯倾身向前，凝视着前方。令他惊讶的是，他没有看到任何建筑物，只有两座长长的小荒山和一个陡峭的峡谷。在山的一侧，从地面露出的处处是毁坏后的残垣败壁。每一块人一样高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怪兽身上的一颗锋利的牙齿。他们骑马进入荒凉峡谷的中心，然后停了下来。到处是奇形怪状的墙，傲慢地

耸立在四周的遗迹上。

师父凝视着废墟，脸上呈现出悲伤的神情。过了一会儿，马蒂斯似乎看到一团深蓝色的雾围绕在师父身形周围。他眨了几下眼睛，雾就消失了。

“我们不能待太久，而且天已经很暗了。在我们到达青山之前，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师父驾驭他的马沿着山谷的中心向左山脊走去。马蒂斯忠实地跟随着他，一边欣赏着曾经繁花茂盛的河床，但现在却成了一片随机荒乱的水潭。在山脊的顶端，他们面前是一幅恐怖的景象。无边的大地在他们面前起伏着。远方天地相接处，蓝色和黑色的云团快速翻腾着，威胁着他们前进的路程。

“我们能骑过去吗，师父？”

“不太可能。首先，我们会失去光明。然后我们就会在风雨中盲目走。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在峡谷里扎营，爬上山坡一些，等待风暴过去。让我们看看废墟，选择一堵墙，为我们提供最好的庇护。”

他们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那里有两面墙，第二层的一部分仍然完好无损，构成一个小但可用的屋顶。到师父点着火的时候，风已经变大了，威胁到熄灭他们的光。黑暗很快地把山谷刚才的景象变成了一片莫测又危险的困境。

“我们最好试着睡觉。暴风雨过后，如果有足够的月光，我们就继续旅行。”

马蒂斯躺在地上，以为他不可能睡着。他腿部和背部的疼痛超过了风暴的干扰。但他竟然很快入睡，意外地睡了一觉。

当男孩醒来时，暴风雨还在肆虐，火已

经熄灭了。他的师父俯伏在他身上，轻轻地摇着他的肩膀。他在说着什么，但男孩在风中很难听清。

“马蒂斯，我们必须起来走了。这里并不是我们自己，至少有三个人在山谷里走动。”

一阵振奋的冲动来到那男孩的胸腹。他很快站起来，摸索着在黑暗中卷起他的铺盖，把它粗略地附在他的马上后，摸索着寻找这匹马的缰绳。

他们在这种天气下不能骑马，所以男孩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马，开始跟着他师父的模糊形象离开遮蔽之所。马蒂斯走到空地，一阵风雨交加像一堵墙似的狠狠地向他压来。咆哮的雷鸣在他脑中激荡，使周围的世界显得很遥远。

当风吹塌了他们左边的什么东西，砰然

倒在地上时，把男孩的母马吓了一跳。她呜呜嘶鸣着，用她巨大的身体扯拉着缰绳。他用尽力气使她不致挣脱。

从黑暗中传来一声喊叫。马蒂斯几乎听不出来说的是“那边！”。他疯狂地四处探寻发声的人，但在黑暗中却找不到源头。

随着一声巨响，紧接着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前面一阵模糊的动作吸引了那男孩的眼神。马蒂斯拔出他的刀刃，走上前去帮助他的师父。当他往前猛冲时，脚跟下面发出了一声可怕的爆裂声。当他下方的地面垮塌时，他的全身感到了一股可怕的冲击。

马蒂斯觉得自己掉进了下面的黑暗中，马的缰绳在他手里绷得很紧。母马出其不意地往回挣扯，试图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他重重地摔倒地上。

那男孩的头开始抽痛。即使在剧烈的雷声中，他也听到了马的哀鸣。

一个声音在暴风雨中喊道：“那孩子跑了。”

“让他走了吧，我们逮住了我们要的人。”

他头部的抽搐更强了，直到除了黑暗甚麽也没有了。。。

马蒂斯的记录

黑暗能使你盲目并压垮你。

必须知晓黑暗用以攻击战士的策略。

每个攻击都有应对之策。

如果战斗失败，不要沮丧。相反要从中学学习，绝不投降。

我的长远目标是赢得征战。

对抗黑暗的策略构成战士的靴子。思考‘运动和反击’。

当我实践洞察力和守护自己的心，我对抗黑暗的策略就获得更大能力。当我用属灵的方式时，就穿上了灵魂的靴子。

第四章

属天信念之盾

在黑暗中警醒起来，他的头部感觉到强烈的刺痛。在他上面，除了偶尔从风中传来的响声外，只有一片寂静。

他离开多久了？男孩坐起来环顾四周。除了上面，每个方向都是黑暗的。一小束光线从上面照射下来，表明马蒂斯掉进了一个地下室。它不是一口狭窄的井。也许是储藏室？许多家庭的房子下面都有冷室。他用手搜索周围的地面，寻找如何逃出的任何线索。

有冷的物件碰到他的手。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摸到了那个物体。松了一口气，这东西没有动。那是他的刀子躺在地面上。他拿起它来，放在鞘里。然后，他

双脚站起来，摸索房间的其余部分。

在走近远处的墙时，他的脚碰到了什么硬东西。他蹲在那物体旁边，把手摸它那看不见的形状。光滑、破旧的木质从他的手指间滑过，偶尔感觉到一根木刺威胁要刺穿他。他把物体拖到月光下，发现是一具长度合适的梯子。

梯子的有些蹬阶状况很差，有裂缝或坏了。其中一个完全不见了。但梯子仍然坚固，足以使马蒂斯逃脱。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从上面的开口冒了出来。暴风雨已经肆虐够了，此时月光撒遍整个山谷。村子里到处都是幽灵般的残迹，处处都呈现出黯淡，但曾经生活过的品性。男孩想象自己就像一个易受伤害的小动物，逃脱了一只巨大的史前野兽的嘴。急切走出废墟的冲动压迫

着他。

附近没有运动的迹象，也没有人的声音。他失去知觉多久了？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最坏是整整一天？

男孩急急忙忙爬到山谷的顶端，以便能更佳地观察四周。他到达了山顶，昨晚早些时候师父在那里首先发现的风暴。

马蒂斯向北看了看，那里是风暴袭来的地方，然后向南部平原探索。困惑和恐惧从他的胸中冒出，直冲头脑。他再往北看一看，发现远处有一个黑暗的形状在移动。他把头伸向前方，睁大了眼睛，但看不清任何细节。

一定是他们。男孩要想抓住他们，就必须立即朝他们的方向走去。但一想到要单独对付一群强盗，他的恐惧就加剧了。马蒂斯做了几次深呼吸，集中精力，直

到恐惧消失。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决心去追寻师父。

这个男孩以合适的速度出发，不太快，但足够使他保持速度一段时间。地面向北部平原倾斜下去，使得他的行进一开始很容易。一旦进入平原，他就停止了追赶，评估一下进度。他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见那几个移动的身影了，几个人骑在马背上。令他惊讶的是，他们朝他的方向走来。是他们发现了他，现在回来干掉他吗？

马蒂斯丢开思绪，决心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勇敢面对。他要报答师父。

他向前走去，躲在一个小土堆后面。他等着他们走近，使自己处于优势。也许，如果能干掉一两个人，他可能会有赢得战斗的机会。

他爬在那里，凝视着山丘，专注于积累自己的能量。骑马的人走近了，丝毫没有放慢的迹象。男孩准备好要突然袭击，正准备进击时，他在月光下看到了骑马者。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两个年轻男孩紧随其后。他们四个都穿着战士的制服。

马蒂斯站立起来向他们喊：“这里。”

骑马的人停了下来，转过方向来。

“那是谁？报上名来。”

“我是马蒂斯，来自鲁奇村的武士团”

男骑者说：“我是青山的伊梅斯师父。”我们是来帮助卢本尼克师父和他徒弟的。我们看到风暴向他袭来，高级议会就派我们来了。你的师父呢？”

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几个土匪在不到一个小时前在风暴中袭击了

我们。请求你，我们必须去追他们，救回我的师父。”

“他们几个人？”

“我不十分清楚，但是听起来似乎有三或最多四个人。”

武士们之间进行了简短的商量。

“我们要追他们，快点儿！你可以和一个徒弟同行。”

马蒂斯向最近的一匹马走去，那匹马载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迅速地往上一攀，就骑上了马背。

“我是徒弟德维，那是阿玛娜师父。她是我的师父，也是全青山最勇敢的女人。”

德维指着前面的女骑者。然后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年轻小伙子，“那是徒弟萨穆。他跟着伊梅斯师父学武艺。”

“说够了。我们走吧。他们往哪走了？”

“我不确定，但我相信他们往南走了。我们认为土匪是从荒原追随我们来的。”

“你不太确定，是吗孩子？没关系，我们会找到他们的踪迹的。希望我们不会落后太远。如果他们已经到达荒原上，我们就没办法了。所有青山武士都禁止进入荒原。现在开始行动。”伊梅斯师父踢了踢马，迅猛地跑上山去，其他人跟在后面。

一旦进入峡谷，伊梅斯师父很容易就找到了匪徒向南行进的踪迹，就像马蒂斯预料的那样。

年轻的萨穆扭头看着马蒂斯。

“什么样的徒弟能让他的师父被俘虏？告诉我，你没有从战斗中逃跑吗？”

“不，我没有逃跑。我掉进废墟下面的一间储藏室里，后来才逃了出来。”

马蒂斯感到他的血管里有一股怒火在升腾。萨穆的居高临下感使他很不舒服。

“所以，你不是懦夫，只是无能。”

“没有必要那样萨穆，”德维回答。

马蒂斯再也忍不住了，“你是完全出自黑暗说这话的，萨穆。我和我师父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遭到伏击。告诉我你会做什么，大人物？我不接受你这样贬低我的能力。”

“伊梅斯师父你听到说的话了吗？这种无能的人称我们为黑暗。”

伊梅斯师父把马转过来，对萨穆厉声说：

“够傻了。我们正处于危险的境地。闭

上你的嘴，把你的想法藏在心里。”

萨穆怒目盯着马蒂斯，“好吧师父。”

伊梅斯师父驾驭他的马回到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阿玛娜师父放慢了她的马，与她的徒弟并驭平行。

“德维，如果你能让你的马停下来，我想请马蒂斯徒弟骑上我的马，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话了。”

两匹马停了下来，马蒂斯像一根羽毛飘到阿玛娜师父的马前。他以前从未见过女师父。他不知道组织中有女性。一想到要和她说话，他心里就感到有点紧张。

“马蒂斯，我很熟悉你的师父。我非常敬佩他。多年前，他被要求成为首席师父，并领导国王的高级议会。但他拒绝了，声称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马蒂斯仔细地听着。她的声音轻柔但威严。他的师父还有什么事呢？他所有时间都花在训练马蒂斯上了。除非，教徒弟就是其他重要事吗？这男孩心中紧张的结逐渐变成了一种负罪感。

“我很清楚，年轻的徒弟，鲁本尼克师父已经开始了你的属灵征战训练。非比寻常啊。组织要求我们等到每一个学徒至少年满十八岁才能开始，即使这样，师父也可能会拒绝这训练。显然，你的师父对你很有信心。”

“你为甚麽告诉我这些呢，阿玛娜师父？”

“嗯，你必须为最坏的结果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在土匪进入荒原之前赶不上他们，伊梅斯师父会坚持让我们回到青山。他不会因为违反了总体规令而避开荒原，

他也肯定不会拿这些年轻学徒的生命去冒险。他们都才十六岁，作战经验有限。”

阿玛娜师父悄悄地把她的马挪开，不想让其他人听到这番话，“我也很清楚，你会拒绝和我们一起回去，会继续到荒原去寻找你的师父。”

“你提醒了我关于我师父的事，阿玛娜师父，你对我的评价也是正确的。即使我死了，我也不会不管我的师父。”

“很好。我曾想过要跟你一起去，但伊梅斯师父会反对，而且组织肯定会开除我。不过，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也会和你一起去。”

马蒂斯坐得更高一些，“即使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也不能要求你违反命令，面临被逐。我可能胆怯，但我不愿接受你

的帮助，师父。”

“你有坚强的灵性，年轻徒弟。如果你跟从任何其他师父，我会认为你是不明智的，那样的话你会被杀。如果你的师父受伤了怎么办？…然而，光明用神奇的方式引导我们。也许终究我能帮你。你的属灵训练已经到哪个地步了？”

“我们已经涉及了盔甲的三个部分。”

“我知道了。那么我要向你揭示盔甲第四部分的秘密，希望的护甲和内在的信念。你需要这些，如果你被召唤独自前行的话。。。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六部分盔甲的建造有一个过程。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的习惯和如何将洞察力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第二个是关于我们的态度和守护我们的心。第三是学习策略和发展规律性的实

践，使我们意识到敌人和神圣的生命。这第三部分盔甲建立在从第一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现在，第四个-希望的护甲-是关于理解和保护你的信仰系统。”

马蒂斯靠近师父身边，这样他才能轻声地说：“阿玛娜师父，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甚麽信仰系统？”

“我们都有信仰系统，我的年轻朋友。大多数灵魂都不知道这些系统。护甲教导我们要有觉知，要在正确和健全的信念中成长。

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所有信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从我们的信念，感受和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灵魂的信仰系统都可以引导人走向更加光明，或者腐蚀其灵魂之本性。黑暗势力只希望扭曲你的生命观。它们

想让你对神失去所有信心。

我们从神性中汲取爱的能力，受到我们信仰系统的深刻影响，当黑暗势力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影响我们时，它们可以切断我们与源头本体的联结。当我们无法汲取神圣之爱时，黑暗势力就更容易控制我们。

我的小朋友，护甲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所以仔细听。当我们寻求并驱除谬误的信仰时，我们灵魂的护甲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黑暗有毒的箭穿透灵魂的能力就越来越少。然后，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会经历深刻而持久的平安。这种内在的和谐使灵魂训导师能够与我们的灵魂沟通，引导我们响应更高的呼召。”

“等等。。。阿玛娜师父，我从没听说

过灵魂训导师。他们是谁？”

“古人称他们为灵魂训导师，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对抗黑暗势力。他们智慧地审视我们灵魂的发展，并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指导我们。”

“他们如何引导我们呢？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帮助。”

“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是明智的，即使在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当你学会在小事情上和平静时跟随他们的指引，你就会知道如何在伟大的征战和重大的事件中接受引导。灵魂训导师们主要通过我们灵魂的祥和引导我们。当你失去祥和时，如果你想要找回它来，你就会经历他们的指引。当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你会恢复祥和，起初可能是一点儿，但当你沿着正确的

道路前进时，你会得到更多的光照。如果你忠实地如此实践，你的护甲就会成长。”

“阿玛娜师父，你说灵魂训导师们大多通过我们灵魂里的祥和来引导我们，但是否还有另外的途径？你看，我现在没有什么祥和，我想我也做不到。”

阿玛娜师父轻声笑道：“我明白卢本尼克师父为什么对你有信心了。你的问题显示了智慧。当一个战士的护甲成长的时候，会有一个时刻变得非常清晰，或者在你的脑海里会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你的一样，但是带着极大的信心，对你的灵魂说话。有时，战士会在脑海中闪现出异象或正在展开的事件。我曾经在梦里获得过指引。”

男孩的声音听起来很孱弱，“是不是我能

找到你和另一位师父也是一种引导？”

“是的，那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盲目遵循我们给你的建议。考察每一件事，直到内心的祥和指引你的脚步。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听别人说话。

“我还有一个问题，甚麽是更高呼召？”

“对不起，马蒂斯。有时候我的思想走的太远。你世上的呼召是训练你成为武士。你灵魂的呼召，就是更高的呼召，可能带你去一个不同的方向。这一开始从来都是不清楚的。然而，它将按阶段向你显现。以我为例，我看到将来可以有自已的家庭，但就目前而言，我乐于服务他人，履行对组织的承诺。”

“但要明白，灵魂本质的法则是一个灵魂不能支配另一个人的更高呼召。灵魂训导师以他们更高的智慧，通过启示打

开通道，使每个灵魂明白更高的呼召。”
她又陷入了沉默。那男孩环顾四周，明白了她沉默的原因。

“马蒂斯，你看，…其他人停下来了，让我们赶上他们。”阿玛娜师父和那个男孩紧赶几步，已经走到前面了。

她调转马匹，加入其他三匹马的行列。伊梅斯师父从马上下来，蹲在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旁边。

“他们在这里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吃东西。他们沿着路继续这样走下去。”他指向西方。

“但我很抱歉地说，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已经进入荒原几千步了，我不能再把我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马蒂斯徒弟，你可以和我们回青山去。”

“不，伊梅斯师父，我不会和你一起回

去的。我必须去找我的师父。”

伊梅斯师父声音的力度和语调显示相当的激动：“我不能给你选择的余地。我们就要开战了。来自高级议会的消息是，我们南部的所有村庄都将同时遭受多起袭击。我们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我们需要所有可用的人手，不能让你把生命丢在鲁莽的追索上。”

阿玛娜师父骑马靠近他，用坚定而安静的声音说：“这不是你的选择，埃梅斯师父。你对别人的徒弟没有管辖权。这是违法的。”

“不要用法令压我，阿玛娜。他必须回去。”空气中弥漫着新的紧张气氛。

女师父的话音稍微柔软了一些，“等一会儿，仔细问问你的心。平安要求我们让他去。我虽然不完全理解，我甚至不

愿意，但这就是那意思。”

伊梅斯师父催他的马往回开始小跑，

“好吧，去死在荒地吧，小伙子，让真正的战士去战斗吧。”

“等等…”阿玛娜师父从马背上的袋子里拿出一些东西。“马蒂斯可以骑我的马。我和我的徒弟一起走。”

“真荒唐，你想再丢一些资源吗。你们两个都疯了。”

“我们不应该质疑灵魂训导师的引导，伊梅斯师父。你知道这是真的。”她从马上下来，向德维走去。

“走好，年轻的马蒂斯，愿灵魂训导师的光照与你同在。”

马蒂斯的记录

我需要弄清楚我的信仰系统是什么。

正确的信仰系统保护我，使我得平安。

我的觉悟，感受和行为影响我的信仰，我的期盼改变我的认知。

盔甲的每一部分都会影响其他部分。它们或者相互加强，或者相互削弱。

当我被平安指引时，就得到我的灵性护甲保护。

灵魂训导师帮助我们战胜黑暗势力。

无论大事小事，我都需要引导。

如果我倾听，灵魂训导师会通过信念，异象和异梦对我的心灵说话。

他们能帮我发现我的更高呼召。

伊梅斯师父有他的风格，他的徒弟撒穆也一样。

第五章

引领之头盔

希望，认知和明白

这男孩沿着一个基本方向骑了几个小时。月亮远远地挂在天边，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天际的另一侧。他聚精会神寻找有人活动的线索或迹象。也许，正是他找到师父的决心，使他感到如此平静，似乎没有什么能困扰他。他不愿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尽管不安的念头不断地侵入他的脑海。他和阿玛娜师父的相处，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他，他感到自己的思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

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地形一直缓缓向上。在前方远处，马蒂斯可以看到火山岩的构造，荒凉贫瘠在整个荒原上处处可见。

他勒住坐骑一会儿，察看他所处的位置。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细小的声音，他立即回过头来，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跑上了附近一棵树的树干。他的心跳现在加快了，但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面临即刻的危险。

当他注意到这棵树时，它就变得清晰了。它散发着一股柔和、生机勃勃的绿色。当他骑马经过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事实上，自从他第二次进入荒原后，他就不记得见过一棵树了。他慢慢地下了马，走近那棵树，被它的美丽迷住了。他停在树脚下，在树枝上寻找那只小动物，但他什么也看不见。马蒂斯的眼睛顺着树干一直往下看，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右边的人造物体上。离树底不到一步的地方，地面就从悬崖陷落。

一根打结的绳子被一个大钢钉紧栓在斜坡顶部的地面上。男孩的眼睛向下追踪悬挂的绳子，然后他僵住了。在下面大约二十步处，绳子悬落在一小片空地上。地面上躺着一个成年人的身体，穿着熟悉的卡诺帮服装的。他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在死者的内衣背面，一条熟悉的红蛇标志在清晨的光线下闪闪发光。这是一个死强盗，还是活的？也许他摔下来死了？马蒂斯屏住呼吸，静静地观察着任何动作或生命迹象。

这男孩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强盗已经死了，他可以借助尸体的黑色制服隐藏自己的身份，便于探险进入他们的领地。他甚至可以接近绑架他师父的那群人，然后攻其不意。

马蒂斯决定冒这个险，他爬下来检查尸体。把他的马在树干上打了一个结拴牢

后，他检查了绳子是否牢靠，然后从容地攀下悬崖，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尸体。还没到地面的时候，马蒂斯就看出这个可怜的无生命的灵魂在头部受到了严重而致命的打击。

男孩不慌不忙地剥下制服，把它穿在自己身上。他尽量不去想那个死人。这套卡诺服装有点宽，但正好帮助掩盖他穿的那件光滑的盔甲。他把黑色的兜帽盖在他的白色护头上，完成了毛骨悚然的程序。

马蒂斯正要爬上悬崖，突然他注意到，在他的右边有一条残破的路，可以容两名骑手通过。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条路，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那男孩开始惊奇起来。他多么容易就会和这条路擦身而过？是训导师在引导他吗？

他决定进一步审视这条小路。这条小径向前约有四十步处，到达一个 T 形路口。一条更大的路从东而来，向西深入下去，正脱下伪装浮现在他眼前的大地上。他沿着西边的路向光秃秃的岩石山走去。

这条新路更宽敞，而且看起来修得很好，在一些地方好像是挖出来的，以便大队人通行。如果需要的话，一支军队可以从这里经过，马蒂斯现在确信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他向东探险行进时，他的步伐加快了。

转了一个弯走下来，晨光铺满天空，但还没有攀爬到附近的山上。马蒂斯现在累了，行动得慢了点。没有任何人的迹象。男孩排除了轻微的焦虑。有一刻这感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内心的念头开始尖叫“你失败了”。他停下来，靠在一个高大、光滑的石头上。他闭上

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向训导师们祈祷，“我会竭尽全力，让我找到我的师父，帮我解救他。”他静静地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听着空谷。令人惊讶的是，一股温暖的平安向他笼罩过来，他大部分疲倦都消除了。

前面的路变窄了，在路的每一边，岩石都高耸成墙。路急转直下地向左拐去，马蒂斯拐弯后听到了声音。他悄悄地走近，朝拐角望去。

他找到了匪帮的基地。弯路的尽头是悬崖。一个巨大的铁门紧贴着悬崖的一侧，阻止任何人进入，一个奴隶样的守卫坐在阴森的铁嘴旁边。马蒂斯观察着并注意到，警卫一手拿着一只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袋子。他行动迟缓，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偶尔，他也会向门内的其他人抛一些淫秽的话语。

马蒂斯确信他的师父在这里，但他怎么能进入这个据点而不被发现呢？即使穿着假制服，如果他只想进去，也会暴露的。

突然，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一阵隆隆的声音。有人或什么东西正从西边向这里移动，现在马蒂斯被困在铁嘴和趋近的未知者之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要是他有个藏身之处就好了？

他探查了巨大的岩壁。它们都太光滑，太高，无法攀爬。他别无选择，不得不战斗了。他正要拔出刀刃时，注意到一块岩石后面有一个小裂缝，从石壁向外伸出，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及时溜进了裂缝，没有被人看见。一匹大马拉着一辆特大号的拼凑马车，由一个单独的强盗驾驭，从西部岩石的迷宫中走出来。

一种强烈的冲动涌上了男孩的心头，要他快速地看一眼，看看有多少人来了。他内心有种东西告诉他要有耐心。他一动不动地贴着，听着叮当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了。

马终于走过去了，然后是驭手，然后是车身。就这些了，没有其他人。没有邪恶的匪徒，只是一个驭手。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马蒂斯从他的藏身之处跳上了马车的后部，把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都拉出来盖在身上，以隐藏自己。

马车驶向大门口，醉醉醺醺的门卫又咆哮着骂了几句。

“快点，给我开门，阿什罗。我的队伍在等我，如果我不快点，他们会杀了我的。”

“你为什么一个人，杰瑞尔？你知道规则的，每个人都必须结队而行。”

我的头儿让我运这些东西回来，再让我回去运第二批。我们这次突袭很幸运，得了这么多东西，我看两趟也拉不玩。

“随便啦，你这个傻瓜。你的队友总是利用你，如果你死了，那你活该。现在你需要动作快点，赶快从这里滚回去，否则你会死在我的剑下。”

门卫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武器，做出威胁的架势，但剑从他手中滑了出来，砰的一声掉落在地面。

马车缓慢地向前驶入山口，然后颠簸地压过了什么东西。马蒂斯从几件衣服下面朝外观望，正好看到门关上了。他没有等马车停下来，就悄悄地溜了出去，蹑手蹑脚走到一些装满垃圾的旧木箱后

面。他把院子里扫视一遍，想把所有东西都看清楚。

他们进入了一个大院子一样的区域，这让他想起了一个深入地下的洞穴，只是没有屋顶。上面可以看到一片薄薄的蓝天。它更像是一座狭窄的山谷，位于两座紧紧相连的山之间。车子终于在三十步外停了下来，驭手把所有的掠物都卸下来。

就在马蒂斯对面，离他的藏身点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在山的一侧凿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洞口。除了挂在墙上偶尔闪烁的火把外，入口看上去阴森黑暗，提示着这是不祥之处。这必定是通往地下隧道的通道，和他失踪的师父所在之处。

他快速穿过院子，闪进山洞，取下一个火把，慢慢地走入黑暗中。在里面所有

的石笋中间几乎看不到顶。墙壁上湿漉漉的，就像饥饿的野兽的嘴。有一处上去像是中央走廊，从洞穴的中央延伸到更深的山里。男孩悄悄地潜入黑暗中，专心地听着任何危险的线索或迹象。他所能听到的只是渗水的墙壁滴落水滴的滴、滴、滴声。许多小竖井从主通道开出来，没有一个看上去或感觉是正常的。

男孩觉得喉咙里的压力增加了，他的胸部感觉就像一条钢丝缠绕在他身上。这里的空气还可以吗？毫无疑问，火炬正在从这些隧道中吸取生命。

洞穴地面突然升高了，男孩不得不用手爬过障碍物。他伸手拿起那支躺在旁边的火把，它快熄灭了。这时，他注意到前面洞壁的底部闪烁着微弱的光线。

他悄悄地向右边发出的光线爬去，那是

壁上一个很深的洞发出的光。马蒂斯可以看到竖井上有一扇开着的门。整个结构在这地下隐蔽处似乎很奇怪。在这里，人都去哪儿了？这个营地应该是整个卡诺匪帮的藏身之地。

除非。。。

“嘿，你！”

马蒂斯面向声音的方向。

“你是我们等的人吗？”

在马蒂斯面前站着的，是这男孩所见过的最矮、最胖的人。这个轱辘人到底是怎么变成强盗的？马蒂斯怀疑这个轱辘人是否能走一千步，更不用说跑去逃命了。他的胡须抽搐着，就像一只神经质的猫，在他那粗糙手中的灯光下跳舞。

马蒂斯努力用他最深沉的声音说：“啊，是的，就是我。”“好吧，时间还好。”

你应该在日出前到这里的。”

我们跑得最快的人也不过如此了。马格特不喜欢惊奇，我也不喜欢。马蒂斯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穿的衣服一定是这位快跑者的。

那个矮个男人蹒跚地从男孩身边走过，挤进了房间。他挣扎着走到一张满是纸和长条羊皮纸的桌子上。墙上贴满了黑白的废弃图画。这个侏儒拿起一卷厚厚的手稿，甩向男孩的胸膛。

“如果你要命的话，最好和他们一起去。马格特不是那种宽容的人。男孩把羊皮纸塞到了别处。

几乎在侏儒的诅咒下，马蒂斯转身离开房间，但在他还没离开房间的时候就僵住了。靠墙躺在地面上的是他的师父，眼睛闭着，失去知觉，甚至更糟的是…

死了吗。他光着脚，衣服脏得乱七八糟。一条绳子紧紧地捆在他的手和脚踝上，绳子栓在墙上的一个金属箍上。他的盔甲和武器不见了。更糟的是，师父的脸几乎认不出来了。即使在这种光线下马蒂斯也能看到瘀伤、肿胀和深深的伤口。

“别管他。他是那些卑鄙的勇士渣滓之一。我们教训了他一顿。到明天，他就甚麽也不是了。我们只是在等马格特确认，是他杀了那个强大的瑞格。当他死了，我们就会证明预言的谬误。

马蒂斯感到一阵怒火在胸中爆发。他脑海里一切都变慢了，视力也模糊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男孩嘴里发出一声怒吼，他拼尽全力抡起右臂，甩向矮人的头骨。护臂重重地一击，那人像个树墩子一样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男孩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黏土罐子，又砸了侏

儒一下，以确认他变冷了。

师父醒了。他的脸拉的很长，下巴张开，他有意慢慢地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年轻人。如果他没有死呢。我们现在都会被守卫包围。”

“我管不了啦，师父。我怒不可遏。此外，除了这个矧子，我只看到另外两个恶人。

这时，男孩已经来到师父脚边，割断绳子。他从侧面扶着师父，帮他站起来。

“仔细听我说，儿子。我们最好马上离开这里。你刚才发出了很大的动静，抓我的那三个人就在这些隧道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现在已经醒了。”

他们向门口挪动脚步走去，师父站着不动了。

“远处墙上，有一个亚麻布袋挂在钩子

上，里面是我的所有东西。”男孩拿到袋子，然后回到师父身边。

“自从你来后，我觉得我的力量开始回来了，年轻人。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我可以自己走。

马蒂斯恭敬地退了一步，因为他的师父开始了古老的定神术。那男孩注视着师父，他把手臂交叉起来，缓缓地深吸一口气。男孩的注意力暂时移到墙上的动静，那里看似钉着一张羊皮纸。好像是一股难以察觉的微风搅动了那张纸。他走近去查看。发现那粗糙的纸面上画着地下各个隧道的地图。在地图顶部附近有一个小圆圈，上面写着“各室地图”。

马蒂斯转过身来，查看摆在桌面的所有纸张。各室地图…这就是他们现在所在之处。他把羊皮纸从墙上摘下来，塞进

护胸里，然后转身面向师父。

“我准备好了，孩子。”主人已经走向出口的半路了。男孩得小跑才能赶上。

他们走下昏暗的坡道，进入主洞时，师父突然立定在那里。

“听，我能听到洞口外面的人声。一群劫匪肯定刚袭击回来。我们得想办法逃走。”

“或者，我们可以利用我在地图室找到的这张地图，寻找另一条出路，或者至少在安全之前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处。

“让我看看。”

师父从男孩手里接过羊皮纸，看了地图一会儿，然后指向左下角的一处。

“这里，看起来像是另一条出路，它通向我们上面的山顶。”

大概一个小时多的时间，他们爬着隧道不断向上走。

“师父，根据这张地图，我们应该到达最后一个隧道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出口呢？”

“这尺寸不完全成比例，年轻人。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出来。如果你用心体会，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一切都没错。”

“您是指属灵护卫带给我们的平安吗，师父？”

“是，但你怎么知道的？”他转过身来面对他的徒弟。

“不过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能感觉到你的灵魂能量有多强大。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怎么来找我的。”

“首先，师父，在我进入荒原之前，我遇到了另外两位来自青山的父师，伊梅

斯和阿玛娜师父。”

“阿玛娜师父，我好久没见过她了。她怎么样了？”

“她很好，师父，她是一位伟大的师父。我从她那里学到了第四部盔甲的秘密。”

“这是事件的精美转折。阿玛娜一位高贵的武士，她对秘密之路的把握是极佳的。看…前面就是自然光了。我告诉过你我们熟悉。”

隧道敞开了，新鲜空气充满了他们的胸膛。光线很强，他们都坐了一会儿来调整。太阳高高地位于天上。

“那么，阿玛娜和伊梅斯师父现在哪里？”

“他们回青山了。他们从那里会立刻和许多武士一起向南运动。阿玛娜师父想和我一起来找你，但是高级议会禁止所

有青山武士进入荒原。

“是的，那是当然。于是你一个人来找我？”

“是的师父，…但并非很孤独。我有阿玛娜师父的马…这使我有了主意。在这等着。”

男孩跑向左边，在岩石之间飞奔，必要时攀爬着。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师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洞口的树荫下躺在一块巨石上。

过了一阵时间男孩才回来。他师父的眼睛闭着，于是他悄悄地走近。徒弟的脸变白了，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神色。也许是鲜明的阳光，也许是洞里的黑暗蒙蔽了他的眼睛，但这男孩无法相信他师父现在看上去有多好。他脸上的肿胀消退了，伤口似乎小了很多。就连瘀伤

在颜色上似乎也减轻了，没有今早马蒂斯第一次见到师父时那么严重。

男孩低声说：“师父，我找到了。”

师父的神情活跃起来，“你到底发找到了什么？”

“那棵树师父，我指给你看。”男孩扶着卢本尼克师父站起来，他们走到山顶的南边。

马蒂斯接着说，“当我在荒原上找你的时候，我到达了一个地方，那里有棵美丽的树紧贴在悬崖边上。我知道长在荒野中的这棵树是一个征兆，它帮助我找到了你。总之，我把阿玛娜师父的马留在那里，绑在树上。你看到了吗？远处的…”

“我看到了一棵树的顶端，我年轻的朋友。你确定就是那颗树吗？”

“我相信这是唯一的一棵树。如果马还在那里，我们确定能逃出去。另外，从那棵树我可以轻松地找出走出荒原的路。”

“好吧，这就没问题了。让我们走向那棵树吧。”

事实证明，往下爬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偶尔瞥见山谷外闪闪发光的绿色灯塔，使得武士们充满了希望。

他们缓慢但稳定地向前行进。

“马蒂斯，我清楚地知道，你找到了第五部分盔甲的含义，全都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吗？如果你问的话，我肯定无法告诉你。请告诉我。我们头饰的秘密是什么？”

“是的，我当然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能

告诉我它的秘密的话，但我看到你一直依靠这力量生存。你灵界的色彩揭示了我所说的真理。”

师父说话的时候，显得更有力气了。

“护甲和头盔协同工作，就像索带和护胸一样。索带赋予你智慧和洞察力，而护胸保护你的感情和动机。靴子确保你的技能强大，并时刻准备就绪。它们提供这些基本武器之间的整体联系。”师父现在走得更快了，男孩不得不加快脚步。

“通过内在的平安，护甲为你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安全处所，并使你通过感觉接受指导。头盔为你提供思维的保护，让你在信念、希望和梦想中得到指引。”

师父停了一会儿，靠在一块光滑的岩石上休息，上面的山体遮住了岩石的一半。

马蒂斯坐在他旁边。

“孩子，无论你接受什么任务或指引，头盔给你决断力。它会使你保持警醒。而你，我的好朋友，在我艰难的处境里并没有放弃我。献身总能带来希望和美好。

男孩脸上带着一丝勇敢的微笑，“是我应该感谢你，师父。是你给了我所有的培养，让我的呼召更加清晰。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师父把他的左臂放在他徒弟的肩膀上，相互以深沉的微笑表示赞同。

“看，马蒂斯，上面就是你的标志树。”

马蒂斯的记录

要清楚思绪何以能窃取平安。

倾听那些导致平安的意念。

记着要归还阿玛娜师父的马。

如果黑暗势力正在攻击我的思维，这是一个好迹象，如果我坚持不懈，答案就会出现。

请记住向训导师寻求帮助和指导。

当光明将我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时，我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并预期会面临某些抵制。

当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住所时，我要在院子里种一棵这样的树。

第六章

灵魂精华之剑

一种深度的宽慰和强烈的兴奋涌上了马蒂斯的心头。

“师父，马还在这儿。这意味着我们一定会得救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快速逃离。但荒原上到处都是陷阱和隐患。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并寻找引导我们的任何迹象。”

他们上了马，急忙向西走去。地面使他們很难快速行动。

师父经验丰富，骑在马前面，而马蒂斯坐在后面。男孩靠过来说话。

“我们走出荒原后，是去青山，还是回家？伊梅斯师父说我们南部的村庄都处于危险之中。将有一场联合袭击。”

“我们去青山，孩子。家里有足够的武士照看鲁克和周围的村庄。议会需要知道我的发现。”师父使劲地催着马匹，试图走得更快一些。

“我听到卡诺匪帮之间的谈话，证实了我几周前收到的消息。麻赤特和阿斯利特同意与卡诺并肩作战，根除恩多人和它的国王。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毁灭恩多人武士团。没有了我们的组织，天下大乱就无可避免了。”

“难道高级议会现在已经解散了吗？”

“是的，但我们必须努力。我没有收到任何其他的指示，你呢？”

“我也没有，师父。我很高兴去青山，此外我还想归还阿玛娜师父的马。两位武士都笑了，心情也好了许多。”

“你饿了吗？我的包里有一些干粮。师

父眼睛注视着，翻遍他那满是灰尘的麻袋时。”

“主人，拦住马…” 男孩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恐慌。

马停了下来。“怎么了，马蒂斯？”

“看…我们前面。”十几个人穿着沙褐色制服，骑着马正朝他们的方向走来。

“麻赤特…我确信他们看到我们了。他们太多，我们无法战斗，我们无法逃过他们。他们很容易就能追上骑着两个人的马。”

“我有个主意师父，但你得信任我。”

“我相信你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跟着我走就行了。我需要你假装是我的囚犯。马蒂斯从他师父手中取过缰绳，驾驭着马向麻赤特士兵们走去。

男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催促马向骑兵

们更快走去。

“看我们找着了什么？一名恩多人的武士和一名卡诺帮外出游玩。多可爱啊。”

马蒂斯坐的直一点，“当心你的舌头，麻赤特人。我们可能一起做事儿，但我仍然喜欢血腥的味道。”然后，男孩把师父的头压到马脖子上，露出一把锋利的刀指着他师父的喉咙。“这是我的俘虏。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杀死瑞格的凶手。我奉命把他交给我的师父马格特。我是他的最高信使。现在请让开，别挡路，让我们过去。”

“哦，你说是那个杀死瑞格的杀手。不如我把他带走，送给马格特。这样他会认为这是我们新联盟的一个好证据。”

“马格特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如果我不在天黑前把他送到，我就得死。如果你

想要这个武士人渣，那就来夺他。但我告诉你。在你摸到这个恩多脏东西之前就已经死了。然后我把你的血从剑上擦掉，继续上路。问问你自己，麻赤特人，除非我有相当的杀人能耐，否则怎么能抓住这个残害瑞格的人，成为我的囚犯呢？

马蒂斯优雅地把刀子扔向空中，深深地插入麻赤特人马前蹄旁边的地面。牲畜向后倒退几步，使这麻赤特头领放松了警惕。在这牲畜安静下来之前，他手里紧握着另一把刀，他已经准备好出其不意地用它。

“很好，我的卡诺新朋友。我们不是野蛮人，不像你，我们知道荣誉的意义。你可以无害通过，但我警告你，要小心点，许多大人物已经在倒在这些混乱之地上，更不用说一个小偷了。”

麻赤特首领拨转马向一边走去。他的人跟着他，为马蒂斯和他的犯人让开一条窄窄的路。他们慢慢地穿过这窄道，每一个动作都是深思熟虑的，充满了紧张。当这两群人分开后，男孩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回头看身后。不一会儿，麻赤特人就看不见了。

“马蒂斯，太棒了！”

“这是运气，其间多次几乎绝望。”

“不，你还不知道。这就是运行中的剑的力量。”

“如果我连剑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怎么可能呢？”

“这是有道理的，年轻人。每一件盔甲都是最终建立的。全靠你自己，你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行使引领之头盔中所包含的力量，现在你直觉地释放了剑的力量。”

师父勒了一下马缰绳。

“让我解释一下。这把剑代表着语言的力量，而不是任何语言-只是那些包含灵魂本质的语言。当一个战士学会使用灵魂能量时，它就由洞察力建立起情感。并从那里流入我们的行动，然后进入我们的思想，成为指导。直觉，信念变得充分清晰，最后达到对未来可能结果的洞见。训导师引导我们进入这些洞见，然后我们必须祈祷这些洞见发展。当灵魂能量在我们中间建立和运行时，它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

当你面对那个麻赤特首领时，灵魂能量以极大的强度流过你。我被从你释出的专注程度迷住了。在灵界，你的本性与麻赤特的本性沟通。他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他和你战斗的话，他真的会被杀。我毫不怀疑，如果你让他参战，你的训

练和对掌握灵魂能量所作的努力，在瞬间就会战胜他。”

当师父说话时，男孩头脑中似乎更明白了一些，“如果这样的话，当我们向神祈祷并寻求训导师的帮助时，我们是在使用灵魂战士的剑吗？”

“孩子，这不仅仅是祈祷，而是灵魂本性里发出的祈祷。但是更具体的说，灵魂本性以一种和谐和自律的方式在所有的灵魂盔甲中建立和传播自己。

“不过我们得小心。你知道我们的组织要求，杀人只能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光明战胜黑暗。如果我们寻求惩罚或报复，就是扭曲灵魂的本性，背离它的真正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盔甲的六个部分只有一件是用来进攻的，其余的基本用来防御。”

师父沉默了下来，马蒂斯也不再提问题。太阳继续在天上运行，偶尔有云飘过，提供了少见的荫凉。他们偶然遇到一小池水，停了足够长的时间让马喝水。师父把手举到前额头，搭起小小的凉棚，他盯着远处的地平线。

“好啦，前面我可以看到荒原的边缘了。”

马蒂斯摆弄藏在他衬衫里面的羊皮纸。黑制服让他感到不舒服，羊皮纸戳着他的肋旁。他从衬衫里取出它们，准备扔掉。这时内里一个声音说：“在你仍它们之前，看看它们。”文件卷得很紧，他不得不用双手展开。刚展开一部分就看到“青山宫殿”几个字时。

“师父，你得看看这个。这是青山周围整个地区的地图。”

“你从哪里得到的？”

“就在你苏醒之前，那个侏儒塞给我的。”

他们从马上下来，把地图摊开来检查。灼热的太阳使马蒂斯因不适而扭动着。他脱下黑色头套，并准备去除剩下的卡诺制服时，突然想到，如果他们遇到敌人，可能会再次需要伪装。

“看这里，孩子。地图上标有青山外废弃的采石场。这里看上去就像一条隧道，从采石场通过地下排水系统直接进入宫殿的主场。”师父的手一直划到地图的右边。有几段很小的手写字迹。他默默地念着。

他抬起头朝向徒弟，脸色苍白，带着恐惧的神色。

“这些都是入侵青山宫殿的指引。所谓

的对南部村庄的袭击是为了把我们的武士从青山引开。似乎有人故意误导最高议会。卡诺匪帮相信他们会通过刺杀国王来粉碎战士的意志。一旦他们从内部夺取了青山，恩多的其他武士就会被锁在外面。在麻赤特和阿斯利特人的帮助下，他们将计划包围武士并结果他们。

“你看，这条隧道从采石场通往城里，”
师父的手指滑过地图，“他们已经挖通了隧道，而且隧道足够大，足以容纳一支上百人的军队。”

“师父，这说了没有，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发动这次袭击？” “是的，说了。明早日出的时候。”

“那么必要的话，我们需要走一整夜，到青山给他们报信”

“同意，我的小勇士。”

这两位武士，身体疼痛，口干舌燥，催着马在大地上走了许多时辰。太阳下山了，苍白的残月取而代之。他们来到山顶，停了一会儿。他们现在可以看到青山城了，数千灯光闪烁在一个弯路的远处。

“师父，我一直在想，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卡诺匪帮们这时必然已经派人聚集在采石场和隧道里了。”

“是的，很可能是这样。”

“如果想办法在他们进城之前把他们困在那里就好了”

“那可能管用。但是城里的武士寥寥无几，我不知道怎么能困住他们。”

“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不用人吗？”

“继续，你到底怎么想的？”

‘好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青山的朋友，是个炼金士甚麽来着？’

“唐，炼金术士。他怎么办呢？”

“你曾经告诉我，当他在试验甚麽粉末时，他差点杀死自己，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起了火。”

“嗯，我明白了。你认为我们可以用唐的‘火药粉’，使道里的匪徒陷入圈套，这也许会有效，马蒂斯。”

师父催马上路，“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将直接去唐那里取这火药粉。”

催动着疲惫的马尽可能快走，他们终于到达青山城高高的大门前。马蒂斯感觉到新奇的潮流，充满了他整个人。这座城的入口处的柱子有四步宽，每根柱子都是白色大理石的。这些柱子上雕刻着两个巨形武士的形象，面对彼此。他们

伸出双臂，每人拿着一把剑，剑尖在两门交汇处形成一个拱门。

“门卫，立即开门。”

“不开，卡诺人不得进入伟大的青山城”

马蒂斯向下看了一眼他的制服“啊，这真是傻事。”

他从身上脱去黑色伪装服。

“他不是卡诺人，他是我的徒弟，我是他的师父，卢本尼克师父。”

“我咋知道这不是个骗局呢？”

男孩感觉到一股能量波掠过他师父的身体，

“好门卫，你下来，我给你看恩多人的印章。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

左边的大门上开了一扇小窗户，一个脸色红润的黑发男子把头伸出洞口。师父

部分地脱下护胸，解开衬衫，露出他胸前的徽章烙印，在左侧靠近他的心脏。

当两扇门慢慢打开时，发出一声响声，接着是一声咔嚓声。师父没等他们把城里面完全显露出来，就穿过窄窄的门洞，消失在迷宫般的街道上。门卫转身对他的助手说：“立刻让国王知道。”

门砰的一声开了，师父冲进来。

“唐，唐，你在哪里？我需要你的火药粉”

黑暗的小房间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气味。书和长椅杂乱无章地靠墙堆着。一点儿空地都没有。地面上处处是一些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物件。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从另一间房里飞跑而出，尖声叫着说：“你是甚麽人呐？你知道现在多晚了吗？太差劲了吧…”

马蒂斯以前从未见异乡人。他只是在师父的书里读到过他们。那人的眼睛和别人都不一样。马蒂斯尽量不看他。

唐，这是你的老朋友卢本尼克。那个怪人把一个漂亮的玻璃物件举到右眼处。他把卢本尼克拉得很近，仔细查看一下他。然后满意地咕哝着把他推开。

“你好没有归还我的书呢。”

师父不理他的说辞，“我们都面临极大的危险，整个城市都需要你的帮助。”

师父急忙向他的朋友解释这个艰困的险境。唐立刻领他们到他安全存放火药的地方。“你就只有这些吗？”师父指着那三桶火药。

“这就够了。你会为此付钱吗，我希望？”

“主人听起来很绝望。”

“唐，我们得把通往采石场的整个洞口

都炸塌。”

“一桶就绰绰有余了。”唐笑着露出几颗牙豁口。

师父打断他的话，“好吧。我们要用两桶。”唐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师父继续说：“马蒂斯，我要你把最后一桶放进下水道的这里…”他指着地图。

“你要离隧道出口越近越好。我要你点着它，但要等听到我的两个桶爆炸后再点。我们将在太阳升起前点燃我们的两桶。”

“我得能在城里这地方听见它，是吗师父？”

“如果有唐说的一半那样好，你就不仅会听到它，还会看到它。”

他们冲到地图上标明的位置，发现洞口

盖快要掉进下水道里了。三个人合力抬起这个超大的盖子。一阵热哄哄的臭味猛烈地冲到他们身上，引起咳嗽和恶心。他们小心地把桶放在洞旁边。师父把一种挥发性液体倒在木桶上，“把桶推进去，把这盏灯倒在上面就行了。”但要确保你从洞口跑得越远越好。这应该能从这一端照顾好我们的侵略者了。现在我们得走了。记得先等我们的火药点着。”

唐看似有些奇怪。

“你为什么说烧呢。它要剧烈爆炸的。”师父挥手示意他离开。

“好吧，马蒂斯，等我们的天崩地裂。”马蒂斯点头首肯，“快点师父，离太阳升起只剩半个时辰了。”

马蒂斯静静地坐在下水道口边，看着他

俩牵着阿玛娜师父的马消失了，木桶绑在马上。

在等待的时候，马蒂斯感觉到要控制自己的思绪十分艰难。他站起身来，开始走几步。他柔和地向训导师祈祷：“请保佑我师父和唐的进展顺利，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帮助我们保护这座城市。”

男孩被走来的脚步声打断。他还没来得及准备。十几个城卫来到拐角，后面跟着王子。这些人拔出剑，围住男孩。队长走上前去。

“依照国王的命令，你被捕了。”

“等等，我是来协助的。我们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一队卡诺土匪很快就会进入并摧毁这座城市。”

“更像是一个伪装成武士的独匪。”队长把桶从洞边踢开。它砰地一声倒下，

滚动开来，撞到了墙上。珍贵的火药粉喷撒弥漫在空气中，覆盖在墙壁上和周围地面上。

“你这个傻瓜，”马蒂斯喊道，“你杀了我们所有人。”队长向后抡圆他的胳膊，因他的无礼而打他一拳。马蒂斯本可以轻易地避开这一击，但他选择站着不动，把这一击当作他绝望的一种宣示。

“住手”王子的声音坚定，威严，比马蒂斯预料的要年轻得多。

“让这男孩儿说！”

马蒂斯转过身来面对年轻的国王。男孩闭上眼睛，集中精力求索内心深处的平安，直等到它充溢了他的灵魂。

他睁开眼睛，对国王说：“我的主人我的国王。卢本尼克师父和我发现了一个暗杀你的阴谋。对南部的攻击是一个佯

攻圈套。”

一阵清晰的浪潮涌向国王。他充分感觉到了一种遥远但熟悉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被慈爱的父母抱在怀里。

“我相信你，年轻的武士。你需要甚麽？”

一瞬间，一切都消失了，马蒂斯就像睡着了一样。似乎时间、城市、士兵和年轻的国王一并消失了。马蒂斯发现自己在别的地方，但同时，他仍然在洞口旁边。他眼前闪过一个异象。他看着自己被士兵包围。他看见自己拿起灯，把它扔进下水道的洞里。就像慢动作一样，一股火柱从通风口喷射入黎明的天空。他的知觉又回来了。

“年轻的武士，你需要什么？”国王重复道。

他还来不及回应，一阵巨大的爆炸在天空隆隆响起，接着是一声巨大缓慢的轰隆声。他们脚下的地面震动了好一会儿。

马蒂斯马上说，“好了，这就是要发生的事。我要大家马上退后，我知道该做什么。”

没有人质疑他，但大家都紧张地退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马蒂斯拿起灯，就像他在异象中看到的那样。他小心地把它扔向下水道口，转过身尽可能快地逃跑。一股无形的气浪把他从地面上举起，把他狠狠地抛入一栋建筑。同时，一片弹射起的东西猛击到他的身体，造成的剧烈疼痛淹没了他的意识。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包括痛苦。

似乎一切都不对了，一切都不成比例。

马蒂斯想睁开眼，但光线使他的头抽痛。

他挣扎着移动自己的身体，但每一动都会更加疼痛。

“他醒了！”一个温柔而熟悉的女声。刚才谁在说话？他一时无法找到答案，在脑海里努力思索着。

“卢本尼克师父，马蒂斯醒了！”又是这个声音。马蒂斯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他需要睁开眼睛看看是谁。

他忍住疼痛，睁开眼睛。果然，一个女子坐在他旁边，但看不清她的容貌。又过了片刻，他看清楚她了，比晴朗的天空还要清晰，是卡里塔斯。她在这里做什么？她为甚麽来这里？这是在哪里？他设法抬起左手，但卡里塔斯握住它。

“别动。你需要多休息。”“我在哪儿？我睡了多久？”

“你在青山最好的治疗室里。你失去意

识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一星期？我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和国王说话。每个人都安全吗，…？”

“是的，是的。你干得好。匪徒被困在里面，一个都没活下来。他们相信爆炸的气浪窒息了所有的空气。这是很快的方式。”

“哦，…” 马蒂斯的语气带着明显的悲伤。

“不要纠结马蒂斯。你救了很多无辜的人。你是个英雄。”

“对不起，卡里塔斯。只是那些生命都消失了，我不是故意的。很高兴能见到你。你的事情怎么样？”

“很好，谢谢。但更重要的是，我很高兴你没事。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了，希望你能醒过来。”

师父走进房间，“很高兴见到你醒了，儿子。你让我们大家都有点担心。”马蒂斯一见到他师父就笑了。

“你错过了所有的庆祝活动，年轻人。麻赤特人和阿斯利特人都已返回各自的土地。威胁几乎结束了。”

师父走近一些，用手摸着男孩的手臂，

“你休息一下。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我们回头再说。”

马蒂斯的记录

灵魂语言是能力之剑。

我必须学会祈求洞察力、直觉、引领和灵魂异象。

当我以内在的信念说话时，我是在使用灵魂本质的力量。

灵魂精华之剑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它主要用于攻击，不像盔甲的其他部分是为了防御。

要用之于良善而不要为了私欲。

小心火药。它比灵魂之剑更危险。

另一方面，火药虽然可能很危险，但却有卡里塔斯的关照。(因而很少用)。

准备好，倾听，休息。

第七章

守望者

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端。

几个星期过去了，马蒂斯终于回家了。由于右腿上的夹板，他不能快速行动。人们担心他的腿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恢复了。治疗师移除夹板前，人们还无法确定。甚至还需要几个月的锻炼，才能知道他伤势的确切情况。

每天日落时，卡里塔斯都会带着新的补给品过来。她来送东西成了习惯，她和男孩都很喜欢。她明白地不断提醒马蒂斯，他的腿需要休息，她很喜欢走过田野来到这里。

阿玛娜师父坚持让马蒂斯在接下来的两季时间里使用她的马。她说那匹马对他

有感情。他不好意思地笑着，不知道如何谢绝阿玛娜的好意。

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停下来和他说话，他也很乐意。他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故事有可能成为传奇。所谓的

“预言”的到来与离去未必有多大意义，但这是一个解释的问题。他听了那么多预言，所以都记在心里了：

无情瑞格的突然袭击，使家园面临危难。奋起反抗的卢本尼克师父收留了徒弟马蒂斯，他们共同击溃卡诺匪帮，从而给家园带来永久的和平。

卢本尼克师父为马蒂斯感到骄傲，他请求最高议会的许可，以加快授命仪式。尽管这一请求有些早，但没有人反对。许多邻近的武士，包括最高议会都聚集到鲁奇这里来庆祝这一时刻。下午晚些时候，将举行仪式。

当地人已经为这场盛会做好了准备，每个人都期待着这场盛会的到来。运来了好多桶啤酒。在其中一批货物中，发现了一份送给卢本尼克师父的特别礼物。那是一瓶古老的强化葡萄酒。捐助人的名字使师父感到困惑，但最终，大家都说他不应该拒绝这份礼物。师父一直说这礼物出乎意料，但还是接受了它。这是他最喜欢的酒，他已经十多年没尝过这样的葡萄酒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等到仪式结束后再来品尝这酒。

授命的时刻到了，马蒂斯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聚在一起。许多鲁奇人已经开始在场面上兴高采烈，但当师父站起来时，突然间整个场子静了下来。

仪式场地中间是一个由本镇人建起来的很醒目的平台，有几步台阶高。总师父本人站在台子中央，全副武装，带着五

颜六色的绶带，就像送给马蒂斯的那套一样。他的军服上披着一件白丝绸长袍，脖子上挂着一条金色的绶带，上面用深红色线绣制出精细的文字。当演讲人举起双臂对人群讲话时，他那闪闪发光的长袍在夜色中飘动，被附近的火光反射到人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细美的黄光。所有这些色彩和光线与总师父长长的灰色胡须和蓬松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惯例，许多人先上来发言，然后总师父才面向马蒂斯与他直接说话。

“我的年轻朋友，我非常高兴地向你颁发守护武士的最高委任和庄严称号。对于你，我们青山所有公民怀着感激之情，感谢你为保护我们的生命所做的贡献。甚至在授命之前，你就展示了一个真正战士的心灵。我很荣幸现在把你列入恩多武士团的武士师父之列。愿你常常久

久，在效力恩多国王中战无不胜，愿你的灵魂永远获上帝和你身边的训导师指引。“

马蒂斯然后站起来，总师父把一条深蓝的绶带挂在男孩的脖子上。

人群爆发出一声呼喊，接着是一阵欢呼声经久不息，然后恩多的七支银号吹响。

长长的一队武士站立着，把人群分成两边，形成一个通道让马蒂斯走下来。然后按照久远的传统，男孩接受每一个武士的祝福，并彼此互致问候。

走到一半时，马蒂斯遇到了伊梅斯师父和徒弟萨穆。伊梅斯师父沉稳地看着马蒂斯的眼睛，“对不起，我曾质疑过你。干得好，马蒂斯师父。”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萨穆把头挤进两位师父之间，“我看错你了，谢谢你拯救了我们的城。”

马蒂斯微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徒弟，“谢谢你给我加码，为我的征程增添能力。”

马蒂斯沿着这条人廊继续走了一段时间。令他大为宽慰的是，人廊的结尾是阿玛娜师父和徒弟德维，陪在他们旁边的是卢本尼克师父和卡里塔斯。

卢本尼克把手臂放在马蒂斯的背上，“你们都必须到我那里去庆祝。我们可以避开这噪音和人。此外，我也很想常常这份礼物。”他举起那瓶旧酒。

在回卢本尼克师父家的路上，他们有意走的慢些，给男孩的马让出一些空间。马蒂斯用道路崎岖和夜色渐暗作为借口，说服卡里塔斯和他一起骑在马背上。这对年轻情侣在回家的路上，议论着当天的事情。卡里塔斯兴奋地描述她当天早些时候吃的不寻常食物，这时马蒂斯打断了她。

“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什么？”

“前面，在那里。” 他向夜色之中指着。

“那是什么？你看见甚麽了？”

“我不完全确定该怎么描述。它看起来像一个人的轮廓。它只有微弱的光，暗红色的光。在那里呆了一会儿，然后就不见了。”

“也许你喝得太多了？” 她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亲切地敲他的胳膊。

“不，我什么都没喝。我觉得不正常，考虑今天的仪式和其他一切。” 他的语气有些忧心忡忡。

“我觉得没事。” 她的声音柔和安慰。马蒂斯沉默了下来，但他的眼睛却不离前面黑暗的道路。更糟糕的是，他胸中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马把头往后一摆，好像在说：“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劲。”这群人慢慢地向前走，直到走过马蒂斯觉得他看到了什么东西的地方，但甚麽都没有。

他们走进师父的院子，一堆炽热的火炭迎接着他们。师父在火炉周围放了几把座椅，都是由树桩围着圆木做成的。当马蒂斯进入熟悉的安全环境时，一种平和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

小伙子，带着卡里塔斯和德维进去，自己随便吃，喝东西。我去招待阿玛娜师父。

阿玛娜和卢本尼克在暗弱的火光中坐了一会儿，聊着。

“你要尝尝这瓶老酒吗？”

“我就不喝了，我几天来一直禁食和戒酒。”

“你在为甚麽事寻求特别的指引吗？”

“是的，但这现在并不重要。告诉我，你怎么知道马蒂斯已经准备就绪？”

卢本尼克师父揭开酒瓶的盖子，倒满一盖，“这是一瓶好酒。看看这颜色。”他倾身朝向火光，凝视着倒影，然后一饮而尽。

“我知道，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卢本尼克师父又一次倒满盖子，然后转过身来，面向阿玛娜师父，“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对那个男孩做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就像我拒绝总师父的任命一样。阿玛娜，真相是我有深深的恐惧，不让任何人靠近我。似乎每次我让人靠近，麻烦就会出现。”

“但是你和马蒂斯一起冒险。”

“噢，是，也不是。我的意思是，看顾这个男孩似乎是对的。但我质疑自己很多次了，他好多次差点就死了。”

阿玛娜师父移动一些靠近卢本尼克，
“但他没有死，本。”

“事实上，他救了你的命，也在这事上
救了我们的命。有时你必须冒险。”

师父又喝了一盖，一阵尴尬的沉默笼罩
着壁炉。

卢本尼克伸出手，轻轻地握住阿玛娜的
手。“你说得对，亲爱的阿玛娜。我需
要冒险让别人靠近我。很抱歉，明天是
新的一天，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还有多
少天。我保证要直面恐惧，再也不让它
掌控我。”

小屋左边的门打开了，里面射出的灯光
洒满院子，是马蒂斯。

“阿玛娜师父，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
吗？”

“是的，当然。她转身面向卢本尼克，

“对不起本，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
他点点头，又用瓶盖喝了一口。她走到小屋的门口，但没有进去。

马蒂斯立即道歉：“很抱歉把你从卢本尼克师父身边带走。”我马上要送卡里塔斯回家，但我有个急迫的问题。似乎不该问我师父，我一整天都在想问你。你介意吗？”

“没问题，问吧。”

“以前我师父提到，武士需要战胜七个属灵步骤…然而盔甲只有六部分。我觉得我错过了什么。”

“是的，这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卢本尼克师父为什么不向你解释这事，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她回头望着卢本尼克。他正倒在地上鼾声大作。她转过身面对男孩。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向你解释。我

们称最终防御为守望者。”

马蒂斯抬头仰望夜空。“我记得确实读到过这方面一些事。”

“这样想想马蒂斯。最后一步也是第一步。我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自我回归的圆圈。当然，这更像是一个螺旋，每次你回到起初位置时，其实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对不起，师父。我还没有听懂你的话。”

‘哦，…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属灵武士都需要学习成为一名守望者的能力。这是掌控的最后一步，但一旦我们成为一名守望者，就必需永远是守望者。这样的话，黑暗势力就永远不能突袭得逞。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黑暗势力的袭击？” “是的。”

“这和属灵靴子提供的盔甲有什么区别”

“武士的靴子讲的是认识黑暗势力的策略，以及如何战胜他们的每一次攻击。而作为一名守望者则是更深层次的训练，他要始终处于倾听的状态。内在意识包括始终倾听你灵魂深处的神。一旦我们发展了不断观察的能力，顺从神的引导就容易多了。每一个武士都能因得到引导而获得最大喜悦。他们明白，不被神引导，就是被自我和黑暗势力引导。所有的黑暗势力都是纯粹由自我引导的。这就是黑暗产生的根源。”

“为什么神的带领对武士来说是一种喜悦呢？”

“每天都是恩典，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耗费它，但这种耗费就是一种黑暗。它只会导致毁灭。如果光明指引着我，那么这一天就会达致良善。”

当一天过去了，我就取不回来了。属灵武士希望每一天都有收获，而不是丢失；良善，而不是邪恶，有用而不致耗费。”

这男孩不知道为甚麽，阿玛娜师父转过身来，瞥了一眼卢本尼克师父。然后，她轻轻地拉住男孩的手，两人都朝他躺在身边的火走去。

她接着说：“做一个守望者意味着我们也直觉地知道什么时候该从战场上撤退，什么时候适合休整。”

马蒂斯仍然对阿玛娜之前所做的有点困惑，于是插口问她，“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始终观察，却能时有休息？这不矛盾吗？”

“悖论，是的；矛盾，不！当在神引导下发展你的能为时，这引导也会指示你何时休息。如果没有神的指引，我们就只能猜测什么时候撤退或休整是安全的，

而黑暗势力就会有办法发现我们的防御能力减弱了。”

“我明白了。”马蒂斯答道。“所以，一个属灵守望者是一个总是在灵里倾听的人，这就使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全的休息或撤退？”

“是的，马蒂斯。这些说的有点过于简单，但要知道这是一个灵魂护卫的基本过程，就像身体的呼吸一样。生命中的每一刻都需要呼吸，然而我们往往觉察不到这功能。属灵武士致力于清楚理解神的引领，并寻求使之成为他所有生命活动里，通畅且有序的过程。”

马蒂斯全神贯注地听着，努力抓住阿玛娜师父解释的微妙之处，但他警觉的注意到一件事。在阿玛娜身后，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有棵老橡树的模糊轮廓。火的微弱光线在它粗大的树干上闪烁。透

过树枝马蒂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动静。那是傍晚早些时候的红光，只是现在变小了，而且是圆形的。

马蒂斯的目光离开阿玛娜，集中注意着它。红光变得清晰起来，仿佛是在聚集成形，马蒂斯清楚地看到了暗光的来源。红光是一种能量，从蜷缩在树枝里的男人或女人的身体发出。他的目光又回到了阿玛娜身上，悄悄地跟她说：

“阿玛娜师父，我要你立刻移到旁边去，请不要问。”他的左臂放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把她推到右边。

她刚才看到男孩的眼神转移了一下，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于是毫不犹豫，迅速地向旁边走去。

马蒂斯以闪电般的速度，掷出他右手握着的小匕首，飞一样地投到黑暗中，向着红光飞去。

匕首正中目标，树梢上发出明显的呻吟。一个身体从树枝上掉了下来，最后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男孩和阿玛娜都冲到树根那里。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躺在那里，呻吟着，匕首插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头和脸，除了一个狭小的眼睛缝，全部蒙着同样的黑布。

马蒂斯弯下腰来对着呻吟的人。“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你应该更担心你的师父。过一会儿，我的仇就要报了。”

阿玛娜从强盗身边走到卢本尼克师父身边。他不打鼾了，而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肮脏的地板上。她摸了摸脉搏，没有找到。

“马蒂斯，不好了。”

黑衣人不顾疼痛坐起来一点儿。

“那是砒霜，快速起效的毒药，是致命的也是无药可救的。我放进酒里的。”

马蒂斯现在绝望地摠着黑衣人问：

“为甚麽，你为甚麽这样做？”

强盗不做声。马蒂斯抓住插入他身体的匕首柄往下按。陌生人大叫起来。

“好啦，住手……我告诉你。我是瑞格的儿子戈纳夫。你的师父杀了我父亲。我现在报了仇，夺回了我的荣誉。”马蒂斯又把刀柄往下压了压。

“告诉我怎么解毒。”

戈纳夫像动物一样嚎叫着。“没有救了，没有办法解毒。他会像我父亲一样死去，你什么也做不了。”

马蒂斯松了匕首，推开戈纳夫。他站起来走向阿玛娜。

“师父，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知道没有救了。她抓住男孩的肩膀，努力把他推开。他掰开她的手，跪在师父身边。

“马蒂斯，我们救不了他，他已经走了。”

黎明的微曦出现时，最高议会的人聚集在卢本尼克师父的遗体周围。马蒂斯紧紧抓着他捆起来的罪犯。痛苦、恐惧和迷茫，种种感情五味交集，冲击着他的身心。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这没有道理呀。光明怎么能引领他走这么远，却让师父离开他呢？整个事件是一个沉重打击，打击了他对训导师和神的引领的信心。阿玛娜师父一定觉察到了他的痛苦。她紧紧地站在他身后，胳膊搭在他的肩上。总师父站了起来。

“马蒂斯师父，请把这个罪犯带来给我

们审问。”马蒂斯觉得被称为师父很羞愧。他觉得他既不配得，也不想要这个头衔。他只想要他的师父回来。他父亲的死，以及现在他师父的离去，使他不堪重负。

马蒂斯一脸茫然的表情，把戈纳夫推到议会面前。

“你被指控杀了卢本尼克师父。你为此有无辩解？”

“是我干的，我会再做一千次。他杀了我父亲，我给他伸张了正义。”

“你竟然说正义。好奇怪，黑暗势力竟然为自己辩解，说它给人们造成的伤害不该伸张正义。你父亲是个凶手和盗贼。和许多人一样，你很清楚，卢本尼克师父并没有取你父亲的性命，他是在上帝明察秋毫的昭彰天理之下，被自己的刀刃自裁而死。至于你说的正义，实际上

你父亲因违反我们许多最高法律是有罪的。”

“你们的法律。”戈纳夫说着往地上啐了一口。

“你们横征暴敛，使得民众一无所剩。我们只不过为活命取了一点点而已。”

“够了，你已经认罪，我们现在必须决定你的命运。”总师父转向议会的其他成员，静静地讨论这件事。过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当众对戈纳夫讲话。

“我们已经决定了，按照恩多最高法律，今天将要剥夺你的性命。这个判决是可悲的。我本希望只是驱逐你，但你的行动证明，如果允许你活着，别人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今天你的生命将被剥夺。。。 ”

一个奇怪的声音打断了总师父。

“等等，以恩多的名义在做甚麽事情？”

每个人都转过脸来，面对着那意外的声音，令他们震惊和困惑的是，卢本尼克师父坐在那里揉他的脸。

“我头疼，那不是好酒，我是说，味道不错，但我感觉糟透了。我必须给酿酒人写个信让他知道。哪位告诉我，你们在做甚麽？”

戈纳夫挣脱马蒂斯，向卢本尼克走去。

“不！你应该已经死了，我放了杀死一匹马的砒霜在酒里。”

马蒂斯从后面打戈纳夫的腿，使他倒在地上，没有伤他。他的剑已经出鞘，指着戈纳夫的胸膛。然后，以震惊的表情面对师父笑着。

“你活着，这怎么回事？”

“好啦，别看上去那么失望，”卢本尼

克得意地笑着，他想站起来。

“这个不信神者不是说他把砒霜放进了我的酒吗？”

“是的，对呀。告诉我们，你怎么还能活着？”

“啊，是的，简单的回答是，自从我在生命中做了第一次尝试后，就得到了重要提示。现在看来，这提示救了我的命。”他又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一步，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每天，我都会进食少量的砒霜作为预防措施。于是我的身体对毒品有一些抗力。幸运的是，去年，我差点儿不再这样做，但有些习惯很难终止。”除了戈纳夫之外，每个人都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马蒂斯几乎要哭了，他走过去挽扶着师父，用双臂护拥着师父离开人群。戈纳夫尖叫着被拖走，被议会监禁起来。

“马蒂斯。” “是，师父。”

“我想我再也不喝酒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走远了。

“作为一名导师放松了警惕，看来我也辜负了你。”

“你从来没有辜负我，师父。我是所有恩多人中最蒙祝福的徒弟。”

“哦，关于当徒弟这个话题，我差点儿忘了完成你的训练了。让我教你如何做守望者。” 师父停了一会儿，“也许你已经学到了？”

男孩的脸上荡漾着极其幸福的笑容。

故事结束

马蒂斯的记录

知晓何时退却，何时休整需要智慧

作为一名属灵守望者，你需要准备好应对各种事，一切事。

守望者之路就是被神引领。

被自我引领就是黑暗与悲惨。

永远不要喝陌生人递过来的酒。

附录

灵魂盔甲的六个现代例子

韦恩·戴尔博士和先见之明。

自省导致认识自我。在这认识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消极的东西在起作用。在生命中的这些时刻，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工作，消除我们生命中破坏性的因素，用思想、感觉和行动取代它们，从而增强我们的生命力。

马斯廷·奇普曾发现自己处于坑底。他在好莱坞担任音乐经理时，陷入了毒品和派对的生活，最终导致失业，无家可归。他转向神寻求帮助，找到了全新的生活，通过教导和服务他人使自己被接受，从而充满了希望和幸福。

然而，他的恩典之旅并非没有痛苦。起

初，马斯廷在克服自己的可卡因毒瘾时，沾上了对药品 adderall 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克服了 Adderall，但却食物成瘾。直到他找到韦恩·戴尔博士的教材，他才脱离成瘾怪圈。正是在这一阶段，马斯廷深刻地理解了，新的信仰体系的形成，是如何帮助人们摆脱旧的模式和信仰，走向自由的。

马斯廷遇到的下一场对抗黑暗的战斗是他骄傲。他发展出一种神秘奇思，被属灵的自我主义者的优越感及其世界所吸引。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读过一堆书，学过新词汇的人——但他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改变。”

当马斯廷意识到“行”比“知”更重要时，他的旅程开始走向恩典和真正谦卑。马斯廷从他的战斗中了解到，走在他前面的导师为他取胜提供了力量和洞察力。

但是即使到了这一步，马斯廷仍告诫人们不要把导师奉为神明。他们也是实在的人，面临挑战，只是他们走得远一些，只是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已。

我看到两种痛苦：一种是麻木的痛苦，另一种是清醒的痛苦。当我们保持麻木—或者选择不省察我们的生命—痛苦就无可避免。一个未经省察的生命总会带来痛苦，因为我们得花大部分时间去躲避那些令人不安之事。

马斯廷·奇普

提姆·麦格劳与信念之盾

如果你有一个梦想，坚持你的信念，让他们保护你，带你度过风暴。

乡村音乐明星提姆·麦格劳在接受大师班的一次采访时，向奥普拉·温弗瑞透

露，作为一名制作人，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如何对自己充满了怀疑。

多年来，提姆证明自己是一位才华卓著的艺术家的，以一曲曲发自内心的歌，登上音乐排行榜榜首。但他并非总是如此。

提姆向奥普拉介绍，他在录音室的第一次经历，是怎样的彻底失败。他们的辛勤努力根本无法展示，制作人告诉他，他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还要作一名歌手。这话严重地影响了提姆，他对自己的梦想失去了信心。但他看不出自己还能做别的什么，所以就坚持了下来。

一个又一个制作人拒绝了他。终于在布莱恩·加利莫尔的指导下，提姆恢复了对自己人生前途的信心。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撒满了怀疑，却也充满了信心。你必须做的是，不要让怀疑得胜。你必须使自己前进，必须逼

迫自己走过去。。。我不会让怀疑压倒我的信心和我能为之事。”

提姆·麦格劳

托尼·罗宾斯给人们装备良善的护胸。

幸福不会来自别人满足你的需要，而要通过放弃自我和帮助他人获得满足来实现。在此过程中，其他人会无意间满足你的需求。

在一个4000多人的会议上，托尼帮一个男人认识了他婚姻中所感受到的真正的斗争和冲突。这场战争是他的需要和他妻子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解决这场冲突的办法是，男人同意放弃他自己认为的需要，即使在短短的90天内，并且诚实地满足他妻子的需要和灵魂的渴望。

五个月后，托尼的团队核查了这对婚姻

夫妇，他们欣喜若狂，坠入爱河。但托尼的努力并没有就此结束。

五年后，他的团队走访了这对夫妇，完全顺服对方需求的原则仍然在充实着他们的婚姻，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

“你唯一感到痛苦的时候，是你不付出关爱时。”

“行动比思维更快”

“我在世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伴侣在婚姻关系中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

托尼·罗宾斯

伊丽莎白·莱塞和她在引领之头盔方面的经历。

当恐惧和怀疑在我们的思想生活中攻击

我们时，我们的心灵可以被真理庇护。这种庇护的持续效果是，我们可以进入新的灵性状态和体验。

“你是人类，而不是人形动物”

埃克哈特·托利

“你是本质的人，不是人形动物。。。已经把这些话镌刻在我的意识里了。每当我怀疑自己，每次我遭遇挑战，每次我迷失方向，它们都会激励我，使我回归我的人性和本质，这样我就可以在灵魂之风的吹拂下摒弃我的动物之人。”

“我已经在我的本质中找到了力量，并使我的行为符合我是谁，以及我们都是谁的真理。按照你的意愿去称呼它 - 灵魂，核心，本质都可以。但在可怕的、喋喋不休的心灵之下，是你坚不可摧、永恒、强大的本质。只要你倾听，这本质就能在你所做的每件事上为你效力。请垂下

双肩，放松你紧绷的肚腹，舒服地深深呼吸，聚焦在你的内心。”

伊丽莎白·莱瑟

当她的书“探索者指南”引起奥普拉·温弗瑞的注意时，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探险。

2008年，奥普拉推出了第一次全球直播，以推广埃克哈特·托勒的书“一个新的地球”。奥普拉认为，伊丽莎白是合适人选，能帮她撰写在线课程。伊丽莎白深情地称这课程为“地球上最大的教室”——直播网络会议。在接下来的十周里，每周一晚上，这些网络直播都会覆盖数百万人。

自从这个直播启动以来，通过 oprah.com 已经有超过 3500 万的网络直播浏览量。通过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奥普拉邀请伊

丽莎白作她的天狼星/XM 广播频道的客座主持人，从而为更多的人带来新的世界。这个提议是一个挑战，伊丽莎白几乎拒绝了。最后，奥普拉引用埃克哈特·托尔的话给了她接受挑战的勇气：“你是人类，不是人形动物。”

吉姆·凯利和灵魂精华之剑。

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吉姆谈到了他在可视化方面的经验。奥普拉在开始谈话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自己内心的某处是否很明显认为你注定要出名呢？”

这个观察是奥普拉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灵魂精华之剑只有在个人与他更高的呼召相协调时，才能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个协调是通过探索

和自省实现的。其结果是，个人在内心体验到平安和愉悦。

吉姆说他在参与观想并被认可时感觉更好。同样重要的是，吉姆能大胆宣布他的信仰声明。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言语反映灵魂本质，并帮助人调整其思维。换句话说，积极的思考和观想或重新规划消极的信仰系统，本质上涉及到语言。语言和特定词汇构成了新思维和信仰的编码。

吉姆向奥普拉描述说，他每天都驾车去贝弗利山庄的穆赫兰，想象着导演们想要他，并对他的工作感兴趣。他设想人们说他们喜欢他的工作。他还给自己开了一张 1000 万美元的支票，上面写着 1995 年感恩节。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梦想将会显现。他放在钱包里的支票，最后烂在里面了。他每天通过确认/检查他

账单文件夹中所存的物品，从而在潜意识里提醒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就在1995年感恩节之前，他因在电影“蠢中之蠢”中扮演的角色将获得1000万美元的收入。

韦恩·戴尔博士和他对守望者本质状态的体验

戴尔博士在他的《滚开，借口》一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在六十五岁时，如何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沉浸在老子的古典教诲中。他学习了“道德经”八十一章经文，写了文章讲述其每一章节的同时，思考如何理解和实践这些教导。

在《滚开，借口》中，韦恩把“觉知的觉知”描述为一种灵性实践，用来识别自我唠叨，及其抛向我们的病毒，限制我们所有的信念和心理。当我们意识到自我的攻击时，很容易改变它的谎言，而通过神的指引而活下去。这里有更多

关于这个过程的描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永恒的人，得到指导使我得以脱离蒙昧，特别挣脱了二元论、冲突和教条世界的大部分束缚。从而达到的生命振奋状态已经非言语所能描述。它提醒我，我确实存在于一个“万事皆为可能”之处。我把这个觉悟落实在我所有的旧思维习惯上，并鼓励你也这样做。”

“要知道你是存在于身体内的灵魂，而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明白，这些知识是你改变信仰的钥匙，这些旧的信念使你固守老子所讲的“浅薄的世俗野心”。觉悟使我能够感知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困难，感受到与我生命根源的结合一体，并常常看到成绩而不是失败。”

作为一名灵性实践者，我非常赞同戴尔

博士的建议：

“践行给予而不是索取。在从前你常常批评之处，努力不再评判而只提供帮助。将你喜欢的施予他人，留心一下，在你驱除了过去那些“我优先”的思维后，自己有了多大进步。

戴尔博士还解释了和谐如何引领我们进入神的引领，从而战胜自我及其对我们灵性成长的攻击：

“坚持与源头保持一致，享受无悔的人生。至此阶段，你可以开始练习和谐。首先，关注你的思维，并注意那些习惯性地偏离和谐的想法。然后，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取代旧的习惯。当你改变想法，使之与你的本体意识和谐一致时，就可预见你的能力。当意识到一个念头背离和谐时，你可以纠正它。经由如此的实践，你便激活了神的引导，因为你

现在的思维频率和能量源泉一致。再说一下，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老子的话来说，‘放弃使你背离宇宙全知之灵性的念头。然后你就可以恢复原有的纯真洞察力，看穿一切幻像。然后就很清楚地听见道(神)呼出的话语，以及与之和谐的事物。’追悔皆由于失了和谐。”

韦恩·戴尔博士

关于作者

达伦·布鲁尼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都是一位史威登堡运动的属灵教师 and 思想领袖。他 14 岁时，通过阅读丰富的东方吠陀文献而发生了首次醒悟。而 19 岁时，深刻的基督教使他获得第二次醒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灵性信仰、疗愈和圣经内在密码的开释。目前，他正在从事一门名为“升华灵魂”的灵性发展课程。达伦、他的妻子蕾妮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欲获得培训课程的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darren@eternitynow.net

或参访 www.eternitynow.net 脸书-史威登堡视像图书

2019 年 9 月 5 号翻译开始

2019 年 9 月 27 号翻译完成